



有檢... 行修理宜從... 行... 題... 卷...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各... 志

司轉行兗州府着落當該官吏委官前去... 志

前頃廟宇房屋如果損壞當用修理候農閒時

月就將附近縣分起撥夫匠及在官里甲人等

班撥木植等料及於不該班匠內量撥陸續修

理完報仍將用過工料修完房屋間數官吏保

結通行開報毋得指此為由一槩科擾於民不便

成化二十二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

五經博士公鋹奏為乞恩修理祖廟疏臣切惟

顏子傳道孔門配饗聖廟世蒙恩典代代相

至我聖朝尤加崇重既設廟戶以備洒掃復

賜祭田以供黍盛恐恩湮沒又建

御製碑刻以彰天寵慮臣陋巷奉祀為重

命世襲翰林清秩之意隆古蔑以加矣臣忝承宗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蔑以加矣臣忝承宗

嗣不勝感激但臣祖廟近在孔廟之東自正統
年間重修以來屢為風雨所壞見今正廟損折
大梁二根用木撐持又况
御製碑樓并門廡等項亦已踈朽不堪觀瞻先
因欽修孔廟不敢并奏緣今孔廟將完事項
已有定體但得十分之一事即可集不惟臣祖
獲受其靈抑且奉祀得展其禮往來官士拜謁
臣祖之廟寵光相映亦以見
皇上洪大之恩普施於今日矣如蒙
聖旨是 欽此

敕該部轉行巡撫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會同
布按二司親詣廟看計工料仍行原委官員量
存夫匠從便修理斯文幸甚臣下幸甚為此具
本親齎奏聞該工部覆切惟孔門從遊高第
而顏子名列四科之先
朝廷致祭孔子而顏子位居四配之首其廟在
曲阜仍係先賢生去後人
經傳上
公

將都御史吳節及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布按二
司官員親詣相看如果損壞是實相應修理就
將合用工料夫匠一體支撥修完備將支用過
工料及廟宇間座數目造冊奏繳以備查考緣
係修理顏廟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二十
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部尚書謝宇等於
奉天門奏次日奉
聖旨是 欽此

弘治十二年監察御史余濂題請修至聖廟疏

竊惟天下不能一日無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
日無孔子之教君臣之所以君臣父子之所以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夫婦昆弟朋友舍
是道是教固不能一日立焉者其扶世之功
真與天地而同流故報功之典歷古今而一致
夫先儒曰仲尼以萬世為土其不信也夫漢之

高帝過魯之祀見於兵戈倥傯之日識者謂其
與漢之精神命脉全在於此宋之神宗按王安
石之新經為國是廢格春秋而繼代有金狄亂
華之慘是世道之隆汗顧所以崇乎正道者何
如耳洪惟祖宗繼天立極重道右文自國
前以及府州縣咸立學以闡其教立廟以隆其
祀所以釀成雍熙泰和之治者百三十年於茲
矣近者不意回祿之災及我孔廟殿宇門廡與
夫碑刻之類蕩然一空正道之厄莫甚於此可
為痛哭可為流涕而長太息者又不足言矣但
廷臣未聞有祈請之辭而陛下未聞降矜恤
之典是君臣上下恬然於先聖之災也續該
襄封衍聖公孔弘泰具奏臣竊以為陛下必
遣官慰祭必發帑賑貸必料理財物以蓋造廡
宇有不肯緩者而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愚臣之所未喻也昔老
子退朝曰傷人乎夫一廡之焚孔子尚嗇
心傷人之問况一者災延孔廟在天之靈

以棲托寧不有墜 九重之慮哉釋今不
計則廢一時之祀矣若遷延以至來歲又將
四時之祭矣崇德報功之意固不至此但臣一
得之愚且暮之頃實有所後望也伏乞
陛下
敕該部與之經理早為完造以妥神靈以慰人
心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正德七年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

奏請移縣築城疏 奏正德七年正月初七日 響

縣地方流來兗州府東關外劉營繞攻東門臣
督率府衛兵快市民人等極力防守追捕間前
賊突至曲阜縣將公廨并四街官民房屋燒毀
三百餘間殺傷人民擄掠婦女當夜到於孔廟
駐劄次日往東北泗水縣去訖臣照得宣聖
廟在兗府東北二十里之外地方曠野原無城

郭節次流賊往來在彼作踐所幸廟貌無虞迺
雖撥有靖海衛存操官軍四百員名看守但賊
勢衆大官軍數少賊至則聞風奔散賊退則在
彼偷閑徒爾靡費月糧於事分毫無益况曲阜
縣去廟不滿十里今該縣廳堂并城中居民房屋
又皆被賊燒毀十無一二合無乞
救該部議處赴此縣治殘毀之餘廟貌猶存之
際將曲阜縣治移徙廟傍周圍量築城池以備
防守如此庶廟貌縣治俱可以永保無憂矣等
因正德七年正月十八日奏奉
聖旨該部看
了來說欽此

嘉靖九年行人司司正薛傑奏請重文廟正祀

典以敦化理事疏

臣竊惟孔子之道垂範百王

又闕里之地臣奉使

魯藩目擊其弊故考祀

本廟儒臣待公論定後再議計開

曲阜縣闕里孔林所在天下臣工行過兗州

府者便道謁拜夫馬送迎類有疾首感額之容

訝而問之咸曰曲阜十六里耳半爲孔氏以免

其後則是入里之民而當天下之士夫柰何

不困瘁而弗堪乎議者謂曲阜尚有二夫二馬

十五驢出站他縣驛之差可以取回或行撫

官員從長議處協濟務使士大夫得展其誠邑民

不受其累則先師之靈慰而尊崇之意盡矣

一曲阜文廟前築高垣但從傍門出入問其故

爲大門中開則過者未免下馬故築塞以便之

夫便士夫之輿馬而塞文廟之正門其可乎哉

愚以爲闕里非他郡邑比請亟行改正爲宜

一從祀兩廡禮皆左右列坐惟兗州府有北面

一坐者臣竊見國子監東廡自劉向而下西廡

禮之失不但一處爲然矣一門之內舉目相矚

從祀者安之乎孔子安之乎請通行釐正自國
子監始一從祀如公伯寮家語不載必非弟
子又愬子路於季孫以阻斯道之行是聖門之
賊也及秦由顏何皆不見家語均去之可也如
虞馬融自終以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如融不
行罷祀害法心傷教甚矣一顏曾思孟配享於
堂上而顏子之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
之父孔鯉皆坐堂下揆之人情大非所安愚請
於大成殿之東東廡之上別為一室以祀三子
之父庶幾西為所宜而不失理一分殊之義矣
一宋儒陸九淵生而清明學術純正自孟子歿
而心學晦至宋周敦頤程灝追尋其緒九淵繼
之而心學復明今諸子皆已從祀而九淵獨未從
祀蓋以蚤歲嘗與朱熹論說不合故其徒遂擠
之為禪如九淵者乞賜贈從祀一翰林院檢
討陳憲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為飛
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
賢之肩輪伏乞將憲章賜謚從祀以彰我

皇明
之盛
萬曆元年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傅、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吳 會題為酌議世官以慰民心以全國典

疏為照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優崇先聖之
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併棄其法合無行令

提學道將三氏學首貢以下孔姓生員扶取六
名考取四名送撫按覆考二名送部考選一人

授以曲阜知縣照舊管理民事如果政有成績
聽撫按兩院奏薦一體陞用如果廢職殃民不

時參劾罷黜其本府清軍同知回府專管清軍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楊 覆既經撫按會題前來相應通行議擬奉

聖旨是

萬曆四年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李 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麻 會題為尊例朝 覲以一法紀以勵職

守疏 為照曲阜知縣舊 係孔氏世職不與黜陟

縣治幾廢惟其無所懲 例然官守因是敗壞而

免吏部之議行今前撫 勸之故耳邇幸 聖明

族生員之才者得孔弘 復始授之任而又欲覈

其治行嚴其黜陟如流 官事例蓋於厚聖裔之

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以 故弘復上畏國法下守

家學日以奉公修職潔 已愛民為事以是曲阜

之氏莫不傾心愛戴稱 頌其賢而逃移遂多復

業賦稅悉元是誠無不 於 先師之裔而乞副

朝廷天下其意頗辨此不為我公 之輕重識者或謂伊小子之淺

嘉靖二十一年兗州府知府程尚寧祭文憲王

文 公禮監二代法垂百王人紀肇立天則永彰

尚寧承乏守土夙夜兢兢載仰羨墻茲當隔 歲用薦蘋蘩馨望泮來格千載感愴尚默相予啓

闕不聰雨暘時若歲事咸登奠此魯民 萬曆六年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趙

賢祭文憲王文 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太平開

不復夢見則深自慨焉賢小子東巡過魯瞻謁 遺廟亦低徊久之而不能去牲醴薄陳用伸虔 祭

萬曆十八年巡按山東御史鍾化民祭文憲王

文 王記孤寄命培蒼姬八百之六平制禮作樂
立帝王萬世之大典迂衡輔世忠誠格天化
民向按西秦瞻元聖三公之廟茲巡東交諸
元聖魯公之祠若尋輔事期守成規即仰惇大
願遵懿範薦馨香於
東帛祈休享於神靈

御史鍾化民祭啓聖公文

為萬世帝王之師者
實惟宣師生萬世帝

王之師者實惟啓聖生萬世之師功與乾坤並
大報萬世之德祀與宣聖並長化民仰瞻廟貌
緬想型模牲帛
用陳精誠可鑒

成化十一年山東提督學校僉事畢瑜祭先聖

文 於戲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王之瑜奉
命東來布宣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

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
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特一變之功僅小

官有學錄教授視
國家則少殺視郡學則少隆然則生徒廩食者
決當視郡學四十人無疑矣因向者人材未盛
故廩僅三十增僅二十而未有附焉今四氏
子孫日衍月盛列青
二百餘人視向者不
啻陸之而廩額猶視
所以重 聖賢之
裔而樹四海之標也今議加廩十名方足四十
之數且廩數雖增而廩糧如故其不足者取諸
學租銀穀自有餘饒 恩及於四氏之士而費
不累於曲阜之民青於赤子兩稱便焉至於增
廣亦當與廩數相同既經該司道議呈前來理
合具題伏乞

敕下禮部覆議上請合無將四氏學廩生照府

學之數再加十名廩餼在于該學學田租銀穀

內支領其增廣生員亦如府學之額一體加添
施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亨會題同前

事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崇儒本為

盛典矧孔顏曾孟四氏子孫為

大聖大賢後裔充膺亟行嘉惠者乎當時廩止三十名實以生員數少之故其望後日之增益意甚殷也今青衿已六倍往時而食廩者猶不得比于府學諸生之呈請有自來矣且以原有之學租供所增之廩餼是加廩不加賦有利於士而無損于民直所稱不費之惠可以體祖宗厚待之德意可以彰熙朝重道之盛心似應悉如所議者也至于增廣亦當照府學之額一體加添施行等因萬曆四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等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四氏學乃朝廷所優這廩增額數准照府學例

天啓元年雲南道御史李日宣題為天潢之俊

宜賓至聖之後須達謹因場務特陳二要以飭

一代新政以肇萬世盛典事疏竊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

勢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缺典必有一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

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政當舉髦彙征之日普海內外凡抱一經蘊一奇者皆思乘風雲之會而觀日月之光

聖人作而萬物覩此其時乎夫功名之遇何常要以軌世之所必赴而鵠人之所共往者惟尺幅作合寸穎起家之一途為最馨蓋道德功業此為托根而昇沉顯晦咸其自致故足尚也彼身都錦玉猶竊後譚月露風雲即世冑簪纓誰不艷稱棧樸薪樵人亦孰不欲自貴况夫

金葉瓊枝原孕育于禮樂圖書之府聖裔賢胤
自沉酣于性道文章之鄉者乎其幼有學壯有
欲夫各自具一心腎肺腸若聲爲招實爲推句
繇得收其頂踵髮膚乃張羅布網之日獨使人
有龍門萬丈之疑而搜巖剔穴之時偏令之抱
兔置中林之恨斯亦從來人心不平之極而
聖朝缺事之第一着也臣也不才謬與言責當
此文明蔚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于凡正文體
遵傳註慎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
臣所已言者臣不敢贅臣惟自幼習東魯聖人
之學而世沐

高皇帝造士之恩者有慨于中久矣當此
聖明日躋有道天開之際而不披衷以請更待
何時如

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卽在江右名藩華曹隆隆
維城夙儒奇英彬彬滿眼每遇督學歲較時有
冠軍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黜額豈皆氣數使然
亦緣資格難破政恐將來上上鄙宗學人

國憲游情日長橋恣相

宗祿一事竊自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一法
加額貢舉一法則計

宗室自中尉而下有志進取者亦既讀卧碑之
文騁虞門之步矣茫茫仕路恢恢天網何可復
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乎記自河
南乙卯之外此道絕響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
山西陝西四川廣西等省政可做之以行而又
未可以此隘本省之途也請自今始于凡

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于本省加額
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卽止歲
祿如鄉里貢舉行事不但侈口黃屋借途青衿
卽從此登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黜陟法不得
于會典外別有引例妄行請乞如是則宗室

既不患于騎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
來學澄清流俗所切宗政良非小可至東魯

後裔則繫先聖庶運

國家文治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篆與明經歲薦之外僅見乙卯鵲起耳豈洙泗招餘第堪弦歌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傳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問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扼腕籌畫臨風浩嘆計唯有加額選舉之一路竊謂每大比歲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自不乏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直于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優崇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文風藉以興起亦且星布棊列于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大聖人錫光百世曷其有既夫宗室卽加額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人而止耳孔學不過一二人而止耳而羨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內人士相向手額曰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不爭相奮勉以自効乎明時乎卽

令

新朝舉動

在此吾曹未可逞志矣夫所關

國

運政體不既多耶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且覆

請行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廣西

等省將所在宗室科舉每二十名以上者加

額一人又

請行山東曲阜等縣將所在孔氏後裔每科加

額一二人貢之闕下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宣聖在天之靈寔式臨之非止臣

區區一人之私臆也臣不揣愚昧惶悚候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隨該禮科叅看得

天潢至聖之裔原不乏才也卽臺臣疏引乙

卯科河南宗學山東四氏學俱已得雋其彰

明著較者矣而尤優其繼者一恐資格成心難

破一恐多中有妨省額耳擬請另編字號額

外加增於宗學中寓限祿之微意於孔氏學

有報本之深心誠

龍飛薪樞盛舉也但當於作人之中不失衡文之舊其取舍多寡一憑其文藝不必拘于二十取一也抄出酌之等因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天潢日衍

宗祿日誦通四民之業開

宗學之科諸臣議之不啻詳且久矣而奉行不力臺臣有概於中首議

宗學以為資格難破

宗學漸輕夫資格之當破也第無以

宗生之新收占寒士之舊額應於填榜之時總查各經房取中

宗生若干名即於原額外增若干偶遇乏才亦必擇其文理稍優者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

而宗學不令而自重矣若一登賢書即止歲

祿及其出任止仕外官則臣部先經具題再一中明可也其東魯後裔向來原無禁令而登雋

未嘗數見蓋不知明經歲薦之有定額耳

先師之遺教者雲蒸霧變師濟盈廷而衍

先師之世裔者威鳳祥麟一二僅見水源木本

之謂何臺臣所為扼腕而亟請者也應于填榜

之時總查各經房有無孔氏中式如其無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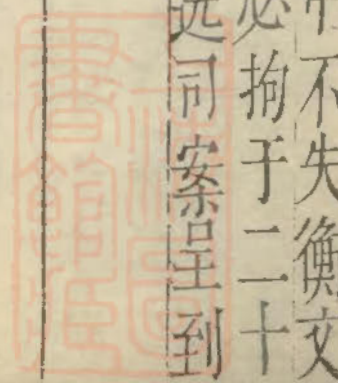
取該學之卷當堂公閱亦必擇其文理稍優者

中式一名以加于東省原額之外如是則三年

所優不過一人而止而可以明報功之典新右

文之治豈有靳焉夫此二議非臺臣一人之言

而天下人之公言願
皇上之亟俞之也
宗學及曲阜縣四氏學諸生既與寒士並列賢
善應與寒士共遵法守毋倚
天潢勿侈世祿勉為明經脩行之儒勿貽蕩檢
踰閑之請庶幾作人之中不失衡文之意而較
藝之場兼收敦行之實此臺省與臣部各効其
區區並乞



皇上省覽臣等幸甚其... 文幸甚等因天啟元年
六月十四日日本部署有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周等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宗生并
聖表周中式名數准各加于額外但不必拘定一
人致滋多碍

崇禎二年題復曲阜世職新例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王

永光等謹題為照例考選以彰
國典以重民社事該山東巡撫王從義題前事又該吏部給

事中孔聞詩奏為縣令不可久缺法窮時當急
變懇乞 聖明軫念 聖裔以光 聖典事等

因俱奉
聖旨所奏世職遷轉依擬行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又經咨會到職該職行令布按二司會同提
學道李喬於孔氏廩生內考得孔弘毅孔聞詩

二名堪送考選又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
政新考得孔弘毅等二名等因備咨到部送

考得孔弘毅行誼素著於鄉評學業精如乎典
籍允稱賢良之選宜膺民社之寄似應宜授曲

阜縣知縣孔聞詩文理精優素履謹飭准照科
臣議准選貢以示 皇旨優恤 聖裔為 國

憐才之意相應并題案呈到部既經該撫考送
該司覆考相應題

請合將孔弘毅擬授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
孔聞詩擬准選貢出學與恩貢一體考選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該省并查應給憑者給憑行令
到任管事緣係照例考選以彰 國典以重民

社及奉
明旨內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吏部尚書臣王永光等疏
題為照例考選以彰 國典以重民社事准

巡撫山東戶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王從義
咨該本部題先該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奏前事

內稱曲阜世職知縣孔聞簡奉

旨去任遺下員缺轉行山東撫按衙門速照舊例仍於四氏學內孔氏廩生內考選賢良繼襲

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去後又該吏科給事中孔聞詩奏為縣令不可久缺法窮時當急變懇乞

聖明軫念聖裔以廣

皇恩以光盛典事內稱考選世職二十名廩生由本府而

司道由司道而撫院田撫院而送部者止得兩

人視選貢更難及考選後一人則錦衣梓里一

人則故服肄業以賢能之同升成雲泥之霄壤

此從來人情之扼腕而難於自鳴者合無將一

人准以選貢出學此不過於本生之貢次早一

二年間耳固非於全等之外邀非分之恩也等

詞奉所奏之職意臣擬行該部知道等因欽

遵又經咨會刑職該職奏行嚴催布按二司會

同批學道李喬於孔氏廩生內考得孔弘毅孔

問詢二名文理頗通素行端謹年力精壯堪送

考選又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政新考得

孔弘毅等二名操履端嚴學問淵深經術本自

家傳才品允堪民社等因備咨到部送司考得

孔弘毅行誼素著於鄉評學業精熟乎典籍允

稱賢良之選宜膺民社之寄似應宜授曲阜縣

知縣孔問詢文理精優素履謹飭准照科臣議

准選貢以示皇上優恤聖裔為國憐才之意相應并

題案呈到部既經該撫考送該司覆考前來相

應題請合將孔弘毅擬授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

孔問詢擬准選貢出學與恩貢壹體考選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該省并查應給憑者給憑行令

到任管事謹

題請

旨 崇禎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

皇清順治元年吏部題覆聖裔恩例疏 啓為崇 聖學以

培人材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順治元 年九月初七日吏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 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大 猷 啟前事內稱臣奉

令旨隨撫將出都時曾具一疏為恭陳平定山 東十二要策事內第七款為崇聖學請

先聖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勅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學博等之 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迄今未見舉行克

州曲阜一帶久已歸順况 朝廷尊師樂道與接待臣子不同古來啓運之

主蓋有崇祀之文禮宜先施碑記可改謹詳列 歷朝恩例以備 殿下採攷而行此天下所仰

以為盛典後世傳之以為美治萬不可再違也 伏候 聖裁緣係崇聖學以培人材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官孫英齋捧謹啓請 旨計開一公爵孔子嫡孫則承大爵自秦始皇

始封孔 鮒為文通君歷代封爵不一有加無已 悉載史冊可攷至宋仁宗始封為衍聖公歷金

元至明洪武二年仍封為衍聖公賜正一品服 色麟袍至帶三臺銀印一類列文武班首歷傳

至今自天啓二年又晉階太子太傅襲封衍聖 公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襲授

欽依冠服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各公侯伯長 子俱加玉帶事例相同一博士衍聖公長子則

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寺博

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進 為更授一知縣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

孔氏世職以宰此邑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本爵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廩膳生員德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升轉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係本爵弟侄中選德行兼異者咨部授職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選舉德行秀異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本爵屬官員後明洪武元年拾貳月拾玖日欽設晉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官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員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本府保舉堪川人數咨部銓用一屯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

大皇帝落充屬二十七處其界圍數載在關里

遠可發近以寇盜擾亂土地荒蕪佃丁逃亡錢

糧無備切至奈期賣產毀器心血幾枯幸祭

聖朝惟異 新恩一佃戶凡孔廟郟城鉅野平

陽菜阿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

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湊人二千丁見丁百畝

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

交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至今年

荒兵亂死亡逃移十存二三丁逃地蕪祭祀贖

乏甚為可慮伏乞

裁酌一廟戶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明洪

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

供本廟洒掃至今或死于荒或死于盜十存一

二至于洒掃寥寥無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

一樂舞生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八佾額設

樂舞生二百四十名于充屬二十七州縣遴選

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以供本廟奔走其本

生應差徭與廩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

李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日今世亂多致逃亡故其樂亦廢伏乞

新旨招採一禮生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在本廟引讚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于曲

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近因兵亂死亡逃移以致禮節多

廢亦乞新旨招採因順治元年九月初四日奉令旨先聖為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

朝兵尊師重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于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查照一體飭行

敬此敬遵抄部送司案查天啓二年五月內該本部覆題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上孔胤植奏稱伊繼父尚賢於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內襲爵病故植係嫡次親枝係已襲五

經博上乞要承襲祖爵等因奉明朝聖旨孔胤植准襲封衍聖公欽遵在案除

銀印祭田佃戶丁樂舞生禮生應聽戶禮二部議覆外通察案呈到御看得衍聖公封爵原

任先後濟美不可勝舉今具在知縣官三載善政多端品行雙清才學並茂急軍

則心苦催科念民勞則極力撫摩流移歸附戶口繁登火耗悉捐囊篋全空嚴保甲竟無奸宄

勤操練野多保障視城中不啻家事愛民夫一如赤子士民絃誦農桑慕此皆孔令真心實

政之効也懇乞照加街久任之例以遂子庶借寇之心具疏特題等因又據闔縣鄉民黃進

落等公保相同併呈到府移文衍聖公覆查去後續准衍聖公孔胤植回稱查得天下之知縣

皆用流官而遷轉獨曲阜之知縣用世職而久任蓋以聖賢梓里不欲統攝于他姓使之久安

長治習知利病以加惠元元耳生員孔弘存鄉民黃進落等具呈公保加街久任與例相符等

情查因到府准此該知府陳全國看得曲阜例用世職知縣蓋以重先聖之裔畱于永永而

-2 145 43 954" data-label="Text">

加街久任以嘉循良之効勵乎將來見任知縣孔胤淳蒞任已及三載奉職克殫一心惠愛之

政日聞水蘗之操夙著聖裔之翹楚曲阜之良吏也既經覆查舊例相應轉請

新恩等因到道該署道事郎中任有鑑看有加街久任固世官之成規為地得人實朝廷之

至意孔胤淳既能慎終始慈惠循良郎破格優隆或亦

聖明之所不靳也等因到院蒙批世職知縣加街久任是否有例可援布政司查明通詳各院

會題等因蒙此已行查報去後今據知府陳全國覆查相同並取兩學官生無礙印結申詳到

司該左右布政使董宗聖蘇弘祖看得曲阜世職知縣孔胤淳夙學宏詞才華素著居官清慎

士民愛戴如辦解軍需防盜宿城招撫流移開墾荒地實績件件有益于國事事行孚于民

真文武兼優循良吏也允宜表揚以快輿情今民循例公保加街久任又經道府查明議妥

前來似應題請以鼓後效者也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按臣金廷獻查得曲阜世職知縣孔

胤淳聖裔賢令居官有方當此多事之際獨曲阜寇警不聞且盜息糧完桑蔴遍野具見本官

濟變長才允稱一方保障者也因本官歷俸三年時已瓜期以故闔縣士民懇保加街久任覆

查舊例案卷可存應從其請以慰地方之望伏乞

皇上隆聖裔而錫殊恩誠以昭盛朝之特典也既經該司呈詳前來相應合詞

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

聖旨該部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吏部尚

書公阿代題前事看得聖裔曲阜知縣孔胤淳歷任三載頗著能聲該撫會請加街久任本部

覆查有例合無將孔胤淳照例加東昌府通判職銜久任管理縣事恭候

命下臣部給憑行令本官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四年十月十九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孔胤淳加東昌府通判職銜仍管縣事

順治七年

欽差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夏 鈺謹

題為世職賢令循例加銜恭請

聖裁事

據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耿焯呈據兗州府申准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

孔興燮咨據曲阜縣鄉紳魏肯構孔貞銳等兩學生員毛干霄孔尚燃等闔縣百姓蔣雲鸚胡

貢夏等合詞呈稱切照曲阜為至聖梓里不用流官而用世職蓋崇重

先聖因以優隆子孫甚盛典也查稽往例循良

昭然茲有我 清朝定鼎首令見任世職知縣加銜東昌府通

判孔胤淳心跡雙清才學並茂辦解軍需則師

旅飲顧澤及田峻則野遍桑麻至于

國賦完而民不困催科之中撫字心勞堡堞修

而野不驚徵役之內保全恩溥釐奸剔弊吏畏

之如神 飛甘酒潤民歌之如父母誠不愧昔

之羹黃 稱今之召杜者也于順治四年考績

稱職已蒙 兩院循例具 題加銜東昌府通判久任縣事今又蒙按院王

御史首薦正當三載茂績之期似應再加顯職 以光舊典懇乞俯順輿情優崇賢宰轉咨各部 院照孔胤復等前例加銜久任具疏題請使本 官安其位 增其秩則歷代盛典自今益昭典朝 特恩于昔益淫矣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看得 曲阜縣世職知縣加銜久任業有成例誌書可 效知縣孔胤淳自順治四年十月十九日已加

東昌府通判銜仍管曲阜縣事矣本官歷年來
松筠勵操惠義使民催科時存撫字軍需立辦
而人無怨志折獄惟用片語兩造默化而庭可
訓維繕城池而四野增壯嚴保甲而綠林潛踪
開墾荒田二千頃處處饒桑麻之休招撫逃移
五百戶人人起樂郊之頌更可加者大計之錢
糧惟曲阜獨完廵方之薦刻惟此官居首三載
勞績一時翹楚似應照例再加職銜以昭顯榮
者也等情移咨到府該兗州府知府黃士奇看
得曲阜世職知縣加陞東昌府通判職銜孔胤
淳志潔才長允稱

至聖宗派愛民勞已無負
聖朝殊恩至于錢穀刑獄農桑軍需招撫開墾
固圉防寇種種善政可稱卓品況大計之錢糧
獨完按院之薦刻首加前蒙部文已加府判職
銜且政績日新操守益勵小心蒞政又復三年
矣今准聖府援例紳衿公舉復請加銜以久其

階併伊男應加冠服四氏學博及保舉知縣等
官一節既經該撫具咨

請復奉有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
渥以成盛典着該部察照一體飭行之

令肯相應議覆合無將孔胤植仍封衍聖公照
原階太子太傅伊長男孔胤燾加二品冠服

四氏世襲五經博士孔胤鉅顏紹緒曾聞達孟
聞重俱應仍照舊原襲五經博士世職曲阜縣

知縣孔貞堪係衍聖公保舉堪任咨部考授今
見任仍應照舊准用四氏學錄孔聞然尼山書

院學錄孔興榮洙泗書院學錄孔尚澄俱見任
仍應照舊准用典籍桂存正書馬田世旺知印

張應登奏差齊有成俱見在仍應照舊番用世
襲太常寺博士王文上縣聖澤書院應該衍聖

公第三子承襲今缺管勾司樂掌書俱缺應聽
聖府咨部補授謹遵

命下行令臣部遵奉施行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謹題請

旨順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啓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順治二年翰林院侍讀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

李若琳謹 奏為

先師之碑位宜肅謚號宜崇謹據所見伏候

聖裁事

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擇奠于先聖先師自漢以來代以孔子為先師蓋以

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之所以不墜孔子之力也是以後世帝王莫不遵崇謚號嚴重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垂意文教

攝政王殿下駐駕 神宗即遣輔臣釋奠先師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仲丁祭卒由

事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

奏新碑就本蓋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此

仰見 聖明崇儒重道詳慎周至如此也 臣備

員禮垣職掌攸繫安敢無說而處此謹按孔子

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天地功並日月學者

宗之比于罔極生民以來曼乎未有惟德盛則

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明王

教育海內未嘗不以崇祀先聖為兢也考周

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

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

元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

十六年改謚孔子為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

二年封孔子為鄒國公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

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宣尼父高宗

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為先聖乾封二年追贈孔

子為太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玄宗開

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宣王宋真宗大中祥

符元年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
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一年加封孔子爲大
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初年爵謚一仍元舊至
嘉靖九年始從大學士張聰之請改稱至聖先
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吳況已有懼得罪
聖人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丘濬亦謂非神而
明之之義聰之易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師可
矣因稱師而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號可乎易塑
像而木土可矣因木主而并殺其侑舞籩豆之
數可乎此先臣王世貞所以致嘆于輔臣禮官
明加迎傳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竊見而煥然倡
光復之論也今者

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咸興文謨丕顯不亟
乘此時有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毋論大典
有所未光是亦臣等誦法孔子者之罪矣謹就
祭酒臣若琳等所請而稍抒一得以備參稽可
乎其謂先師牌位宜仍定為大成至聖文宣先
師孔子此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按謚法

經緯天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而當日張聰持
議則謂宣之一字於謚爲輕不足盡聖人之德
夫謚之謂言舉一端而全體備既聖善已著大
元何至槩抹前人目為荒誕故謂宣輕而思有
增益焉可也因議宣而槩爲削斥焉不可也此
所謂當確議者乎侑舞益而八籩豆益而十二
雖曰天子禮樂乎然既素王奉之矣德足配天
則不可以位限况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
者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也以天子自尊其師而
用天子之禮樂誰曰不宜先朝憲孝二宗與賢
臣王恕周洪謨等考據增加有由來矣當時議
減者誠近偏畸及今追復焉何疑僭濫此所當
確議者也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存簡朴實
匪舊章幾令峻極之宮皆不得與梵寺琳宮並
稱比美紳衿之士入殿奔而出瞻仰能無色沮
心慙乎矧廟者統詞也殿則棲神之所也譬之
堂焉室焉各有其處殿之不可稱廟猶夫室之
不可稱堂也焉得而淆之故大成殿名之不可

不復益舊章也此所當確議者也從祀諸賢遠
不其論若宋元以來人品醇疵了然在人耳目
稍辨黑白者能知之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
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為餘憾其謂仲淹力振綱
常首扶神氣兼於戎馬控惚之際以中庸誇引
張載俾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夫生為
名臣表章聖道而後乃寂焉不得分芹俎之末
光事理不平孰甚者初意至如元標理學實無
可譏以之從祀翼宮允與四配媿矣伏乞
皇上下臣草令諸臣博議如芻蕘可採一併覆
議施行蓋今日教習子於虎闈羽籥管絃聿新
園橋之聽嗜異時拔名卿於髦士衣冠文物共
棄一代之治平皆先聖先賢之所憑依而亦
聖子神孫之所取法者也臣雖閭陋竊幸其區
區之愚至如衍聖公來

朝京師宜加優禮以示隆重闕里之廟庭禮器
宜勅諭所司以時脩飭用蕭觀型是則
聖明自有曠恩而非微臣所敢贅矣順治貳年

體使久任闕里庶俯慰紳民公舉賢能之心仰

朝廷優隆聖裔之典等因具詳到司據此該本
司左布政使耿焯右布政使胡章會看得曲阜
知縣原用世職加銜久任乃以光

先聖而培後裔之舊典也見任知縣孔胤淳前
蒞任將近三年業蒙

新恩加陞東昌府通判職銜仍管縣事矣本官
治行超卓士民稱頌真循良之吏也今三載之

期又復及瓜援例公舉再加職銜久任既經聖
府與兗州府查明議妥前來相應轉呈具

題以慰輿情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督臣張
存仁看得曲阜縣世職知縣加銜東昌府通判

孔胤淳紹祖宗之善教奠
朝廷之封疆且完糧而人樂輸民安而盜不聞

加銜之後益勉厥職又將三載能慎始終是以
衍聖公孔興燮并兗州知府黃士奇據輿情而

更求加銜然隆恩出自
皇上之洪施非微臣所敢擅議也既經布政司
直議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

聖旨吏部議奏議覆加銜間適值臺班缺員行
文到縣查知縣俸深薦多錢糧全完者行取考
選蒙此又蒙

欽差分巡克東兵河道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

李案驗為臺班缺員等事本年三月二十六

日准布政司照會本年三月十一日蒙

督撫部院夏批據本司呈曲阜縣世職加銜

通判孔胤淳考選緣由前事該本司看得考選

臺員實勞史之奇逢也今曲阜縣世職知縣如

銜東昌府通判孔胤淳雖加銜久在無他轉之

例但歷俸薦次錢糧俱已合式且又品行卓

才幹優長至千惠民保境辦課足國善政種種

及查本官經管戶兵工三部起運錢糧順治二

年起至八年分止俱全完訖統乞

憲臺裁酌施行緣係批查事理本司未敢擅專

擬合呈詳等因蒙批據詳呈曲阜縣孔胤淳俸

薦錢糧俱已合式又稱品行卓犖才幹優長善

政種種誠遠到之器是矣但考選臺員世職有

無此例仰司查明速回報繳蒙此該本司覆查

得臺班缺員奉

旨考選推知乃我

皇上掄才拔賢之盛典也今曲阜縣令孔胤淳

加通判虛銜仍晉茲邑事務無外轉之例明矣

但念本官德政兼美賢聲素著又俸薦逾格錢

糧全完委與部文相符所以道府不得不為舉

送請乞破格具

題以備考選耳應否准從惟候

憲臺酌裁施行本司未敢擅專擬合覆詳等因

蒙批曲阜縣令孔胤淳世守縣尹不與外轉者

同日而語據詳本官政聲俸薦錢糧歷歷合格

與部文相符其主裁惟聽
大部即本部院亦不得為之破格也仰通詳各
部院批示報奪蒙此遵依外蒙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馬
批據本司呈同前事

蒙批據詳孔令椿薦合式
品行俱優此案已經
按院會咨矣蒙此又蒙
批據本司

巡按山東兼理屯政監察御史馮
批據本司
經歷司呈同前事蒙批候

摺部院詳示行繳等因合
行移照前去請照會
文備奉 憲批內事理煩為轉行本官知會施

行准此擬合 就行為此案仰本縣官吏照依會
文案驗備奉 憲批內事理即便查照知會施

行右案仰曲阜縣准此又逢
聖駕幸學

欽取衍聖公陪祀聖公特疏題請開例考選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燾謹

題為勞吏俸深懇

恩開例擢用以廣賢路以勵後效事

照得臣聞
即報見在

外有司有俸深三年膺薦三次錢糧不欠者咸
准行取今臣宗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世職知縣

孔胤淳歷俸八年膺薦十次錢糧歷年全完吏
戶二部案卷可據較之直省屬縣俸薦不啻數

倍而屬縣且得行取均沾
聖恩獨以世職例限不能入行取之列

朝廷設官止論其材不拘其格
國家考績惟課其能不限其例况

聖駕臨雍凡屬聖裔皆叨
新寵而同隸臣子均屬聖裔獨以風塵外吏不

能遠沐
皇恩未免撫勤苦而扼腕也伏乞

皇上憐念聖裔嘉與勞績擢其材能不限以格
例

勅部行取庶勞臣無伏擬之悲而廉吏愈鼓後日之效矣緣係勞吏俸深懇恩開例擢用以廣賢路以勵後效事理臣未敢擅便謹

題請

吏部題為遵

旨題叙以勵勸懲事

吏科抄出該兵部督捕題前事內開曲阜縣世職

知縣加銜東昌府通判孔胤淳查解逃人十六名口相應照例題叙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題本年六月十三日奉

旨加一級

吏部題為遵例

題叙以示鼓勵事

吏科抄出該兵部督捕題前事內開曲阜縣世職知縣

加銜東昌府通判加一級孔胤淳查解逃人十六名口相應照例題叙康熙元年三月初十日

題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加一級

吏部題為遵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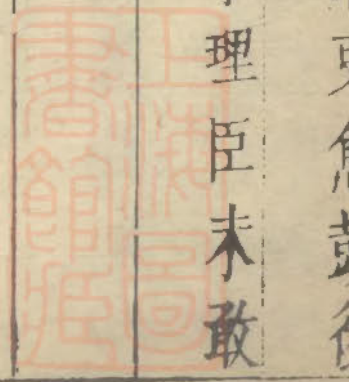
題叙以示鼓勵事

吏科抄出該兵部督捕題前事內開曲阜縣世職知縣

加銜東昌府通判加二級孔胤淳查解逃人十八名口相應照例題叙康熙六年閏四月十一日

題本年閏四月十四日奉

旨加一級



吏部題為捐助烏鎗事

吏科抄出該工部題前事內開曲阜縣世職

知縣加銜東昌府通判加三級孔衍淳捐助烏鎗五十杆相應照例題叙康熙十四年四月十

三日具

題本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加一級



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孔廟謚號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
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道

順治四年

欽差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張儒秀 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金廷獻會題為世職縣令循例加

銜又任恭請 聖裁事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據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董

宗聖呈稱蒙撫按兩院批署分守東兗道南

泉關工部郎中任有鑑呈據兗州府知府陳全

國呈據曲阜縣兩學生員孔弘存宋三奇等呈

利吏治得失關一邑安危曲阜為 至聖梓里

世尹衍祖宗遺澤歷舉前官孔弘復在任二十

康熙元年六月內蒙

吏部題為墾荒事 內開本縣順治十年分新墾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元年七月內蒙

工部題為歲叅事 內開本縣順治十八年分工部項下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二年八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錢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順治十八年分河銀

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三年正月內蒙

工部題為歲叅事

內開本縣康熙元年分柴料等項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三年四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銀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元年分河銀全

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三年六月內蒙

工部題為歲叅事

內開本縣康熙二年分柴料等項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四年二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銀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二年分河銀全

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四年二月內蒙

吏部題為議定考成則例事

內開本縣康熙三年起運康熙二年

分隨漕各項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五年十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銀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三年分原額椿

草停役等銀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六年三月內蒙

吏部題為議定考成則例事

內開本縣康熙三
四兩年分隨漕錢

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六年十一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銀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
五年分河銀全

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七年五月內蒙

工部題為河銀徵解不前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
六年分河銀全

完奉

康熙九年二月內蒙

吏部題為議定考成則例事

內開本縣康熙六
七兩年分漕糧隨

漕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內蒙

吏部題為議定考成則例事

內開本縣康熙八
九兩年分漕糧隨

漕錢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二年七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一年錢糧事

內開本縣
康熙十一

年分錢糧年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三年五月內蒙

吏部題為購買馬匹事

內開本縣捐馬十匹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三年七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二年錢糧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

十二年分錢糧歲內全完奉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四年七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三年錢糧等事

內開本縣康熙

十三年分錢糧歲內全完奉

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五年八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四年錢糧事

內開本縣康熙十四年分錢糧歲內全完奉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六年八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五年錢糧事

內開本縣康熙十五

年分錢糧歲內全完奉旨紀錄一次

康熙十七年七月內蒙

吏部題為奏銷康熙十六年錢糧事

內開本縣康熙十六

年錢糧歲內全完奉旨紀錄一次





各院薦劾

順治三年正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李

惠為循例舉薦推知官員

事

首薦秉成範為楷模守尺寸而不渝至其丰
神卓越識量淵宏隨在皆至誠敷施多實政

逼真達人哉

順治四年六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吳 題為循例舉劾推知以清

吏治事

首薦治禮樂之鄉惠風和暢迄今猶見化行俗美至其拮据供輸不呼自應尤

通才所難

順治五年五月內蒙

欽命總河部院楊 題為遵例舉劾有司等事

首薦溫恭純粹直諒端方化行而邑有絃歌惠布而民多襦褲

順治五年七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金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等事

以清吏治事

聖賢之典範身清白恩流闕里士

民稱慶

順治五年十二月內蒙

欽差巡漕御史匡 題為薦舉官員事

首薦恂恂雅度

藹藹慈衷才識足以相濟軍輶早獲轉輸

順治六年二月內蒙

欽命總督淮揚軍門吳 題為糧運事竣循例

舉劾有司官員事

首薦冰心勁骨爵履練才鋤奸弊消剔蠹孚民念切痾瘵

順治六年九月內蒙

欽差巡鹽御史張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肅鹽政事

首薦尺寸不踰其繩針芒不漏於理化行俗美而商味康衢民歌大

田不愧

先聖典型

順治七年四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王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清吏治事

首薦治能善俗寇不入境辦賦供徭常先諸邑而軫恤民艱綽有學

道愛人之意

順治七年九月內蒙

欽差巡鹽御史王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事

祖武通商有法而報課稱優

順治七年十月內蒙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欽差巡撫部院夏

會題為世職賢令例應加

銜恭請

聖裁事

薦稱紹祖宗之善教奠朝廷之封疆完糧而人樂輸民安而盜不聞加銜之

後益勉厥職

順治八年正月內蒙

欽命總河部院楊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以重

河務事

首薦清操端潔雅度冲和家傳君子之風也

聖人之化供賦從無虧欠軍餉每能早輸政本於誠人人自輸忠愛才大於任事事具見精詳

順治八年十月內蒙

欽差巡撫部院夏 題為欽奉

上傳事 薦稱有德有才精通文義考選有司第一二名

順治九年七月內蒙

欽差巡鹽御史楊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肅鹽政事 薦稱秀爽敏達拮据任事疏額引裕國課克郡獨步

順治九年十月內蒙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燾持題為勞吏俸深薦多懇恩開例考選以廣賢路以慰

後效事 疏稱孔胤淳歷俸已經八載膺薦十有二次錢糧歷年全完伏乞

皇上勅部行取庶勞臣無伏握之悲而廉吏愈鼓後日之效

順治九年十二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馮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清吏治事 薦稱才猷通變譽起同聲聖裔楚循良上選

順治十一年八月內蒙

欽差漕撫軍門沈 題為全漕運竣循例舉劾

有司官員以勸漕運以肅吏治事 薦稱恬雅達惠民末重



由皇朝志 卷之五 前三十
猶然聖教遺風

順治十二年六月內蒙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李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

之例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首薦恭謹盡道和易宜民訟息刑清

四野向化無忝古之循良安可以世職而限其遷擢也

順治十二年七月內蒙

欽差巡撫部院耿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

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首薦品度淵渥才華犀利愛民若子治邑如家

順治十三年正月內蒙

欽命總河部院楊 題為遵例舉劾有司以重

河防事 首薦泉流疏濬得法河課完解如期聽訟無片紙之追徵糧絕外加之建

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蒙

欽差巡漕御史周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裨漕務事 首薦惠心政洽于民心徵漕不遺餘力鄒魯之間循聲肆起

順治十四年五月內蒙

欽差巡鹽御史牟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事 薦稱踰裕為心商民咸戴治行可稱一時循吏

順治十四年九月內蒙

欽差巡漕御史侯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員

以肅漕政事 首薦凜先型而崇經術勵介節而急輓漕慈惠剛決兼長濟美

順治十五年六月內蒙

欽差巡撫部院耿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

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薦稱渾金朴玉大略長材治阜循聲宗風不墜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內蒙

欽差巡按御史繆 題為循例舉劾府佐有司

官員事 薦稱聽訟則公正不阿拊循則慈祥豈弟良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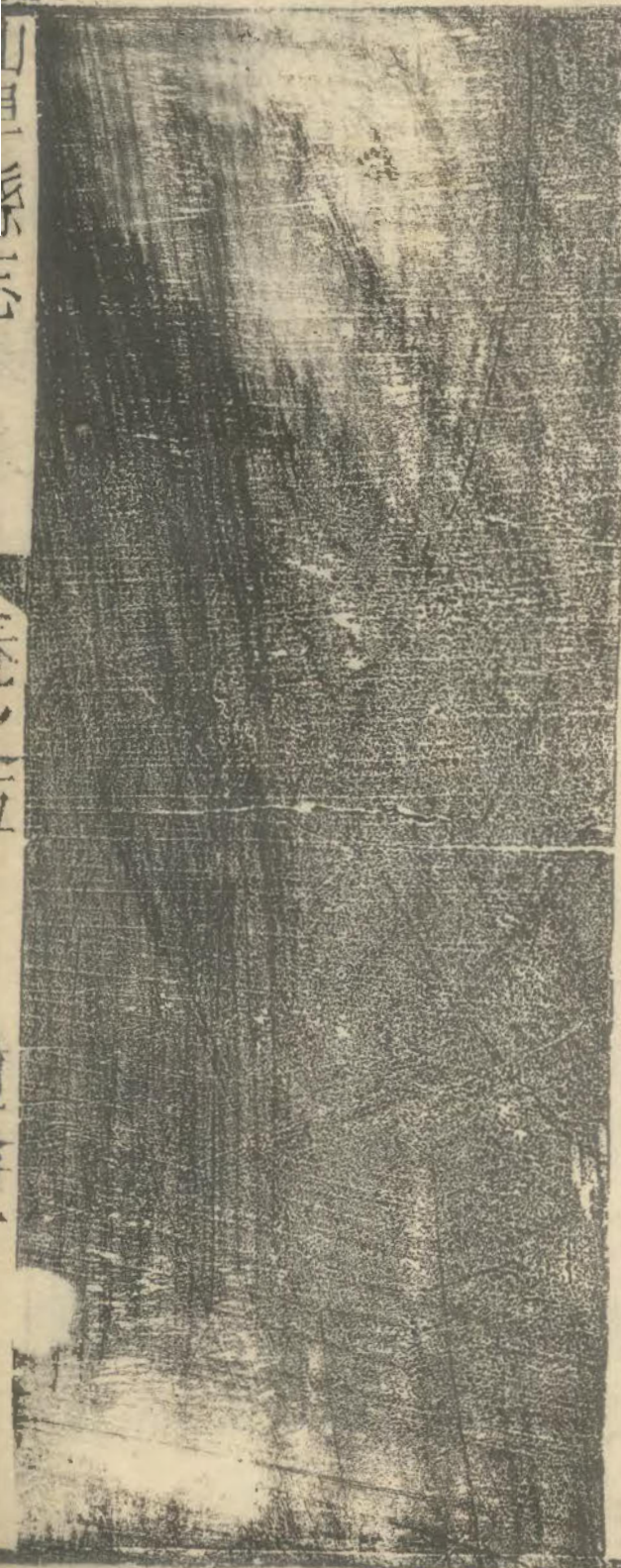
順治十六年九月內蒙

欽命總河部院朱 題為申明激勸大典事

孝友宜家恪勤敦治核工食則辟夫異農疏泉源則衆汎湧流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內蒙

巡撫都院張 薦催徵無字有古意見更已





各院獎勵

順治二年六月內為獎勵賢能正官事蒙

欽差巡撫部院方

獎精心敏識潔守銛才數
亂饒著許謨撫綏更稱循

卓

順治四年十二月內為舉報事蒙

欽命總督內院洪

獎山東離江南二千里迹
回東人即時報解遵

朝廷而守法度克稱厥職無忝聖系

順治四年十二月內為獎勵文職官員等事蒙

欽差巡鹽御史王

獎練事敏政有司上選

順治五年七月內為循例獎勵文職官員事蒙

欽差巡按御史金

獎品清才裕料理地方井井有條

順治五年十一月內為獎勵文職官員等事蒙

欽差巡鹽御史金

獎溫恭孝友直諒端方化行而邑有絃歌惠布而民

誦襦褲

順治六年十月內為獎勵河防官員以鼓後效

事蒙

欽差巡漕御史裴

獎雅度練才清流

軍需累供應獨勤

順治九年正月內為獎勵河防官員以鼓後效

事蒙

欽差巡漕御史張

獎寓撫字於催科殫精力於訓化允稱良吏

順治十年七月內為獎勵文職官員以昭勸懲

事蒙

欽差巡鹽御史張

獎愷悌精明德政懋著無

順治十三年五月內為獎勵文職官員以昭勸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漢持躬端謹不墮尼宗至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獎鳴琴化理不媿宗風

漢書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獎催科足國教化宜

漢彌衡撰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弊膚哲崇高

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

道之廻遙悼九疇之垂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

於中庭騁麒麟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

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蕭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

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

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

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

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

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

禰衡撰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

顯乎嬰孩在束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

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覽十用行

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科之冠寔盡疏附之益

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歌以充飢雖屢空而

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

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

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

聖饋圖碑雍紀德行昭罔窮

魏曹植撰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

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

仁風之作教於是輯一五瑞班宗彝均衡石同度

量秩羣祀於無文順一人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存二禘三恪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

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

通在魯衛之教化洙泗之上栖

躬焉皇皇焉

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

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

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

廟毀而不修廢成之後絕而莫繼

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

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呼朕甚

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之始後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

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

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

儀之化育廣

受命以來入

屢臻殊俗解

無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

居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

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

乃紹繼微繩興修廢官疇各稽古崇配乾坤

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

邪而巳哉爾乃感啟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

之事以為高宗億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

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

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

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

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

率祀咸秩靡專不綱嘉彼玄聖有赫有靈遭世

亂莫顯其榮燮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肅條

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

侯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

教既新羣小端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

豈假神所來和休徵雜選瑞我邦家內光域區

時義存於極瀕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未運是以

載贊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玄覽不極應物

如響辯飛龜於石函驗集華於金櫃觸舟既曉

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與雨知來

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

道明哲所以周身姜里幽憂方顯姬文之

室羈繼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為幸斯之謂

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

洋洋馬克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

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

鳥非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隕尚使泗水却流

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

靈知化其孰能與於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

法校區中道濟天下及金册斯誤王弩載驚

秦宗亦墜漢至元始永言前烈褒成

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尊故訓宗聖疏爵

舊章金行水德一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

... 興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
... 御蜂飛翹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
... 無熾書之所階基絕由文之容五禮六樂翦
... 皇七百赫矣王猷丞哉景命鴻烈無得稱
... 馬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迺聖迺神允文允
... 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神
... 謀不測妙筭無遺弘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
... 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
... 乘石之尊未戶渠門之錫禮優徃代事踰恒
... 典於是三卷命吹萬歸仁允隆帝道丕承鴻
... 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薤圖而御六辯寅奉上
... 玄肅恭清廟霄衣易食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
... 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為入故能使
... 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彼
... 種戎為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守算漢圖方遠
... 聞下策徒勤六月之戰

解命闕庭克仍業街... 光開闢已來未之有
也靈臺儼伯玉闕虛侯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
烟浮漢榮光莫河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競
憐女陽馭朽納隍早官菲食輕徭薄賦斲瑀反
樸抵璧藏金革鳥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
求邃古克已思治曾何等級於是在穆雍道德潤身皆
心大道以為括羽成器必在穆雍道德潤身皆
資學校矧迺入升妙義析理微言列以四科明
其七教懿德高風垂憲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
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為
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
與揆日占星式規大壯鳳薨萬其特起龍桶儼
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宵崇邃悠悠虛
白模彩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
履度復見儀形鳳時龍蹲猶臨咫尺莞爾微笑
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檐檐
盛服既觀仲由依依禮容仍觀衛吉不疾而速

神其向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
 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
 於茲日合武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
 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
 人之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
 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
 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服膺
 名儒接武四海之內斐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
 趨與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絲既染白玉已彫
 資覆篲以成山導涓流而為海大矣哉然後知
 達學之為貴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揚師
 道等偃玄風於聖世間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
 頌宣聖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荊州文學
 猶鐫歌頌况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
 興壯觀川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
 載宏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奏請
 勒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
 景綿壘象川岳成

意稟英靈神凝氣秀日角珠庭探曠索隱窮幾
 洞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
 繫續義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
 削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鱉
 海躍長鯨解散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
 大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
 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枉折禮二
 學廢風頽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
 山河已絕隋風不競龜玉淪二樽俎弗習干戈
 載揚露霑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
 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玄功洋洋天造奄有
 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
 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為寶光華
 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緯紆綵
 重欒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鋪鈔
 鍾律蠲潔齊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
 兢兢讓席獵綬訪道橫經
 請益帝德儒風夫豈金石

唐乾封元年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崔行

功奉 敕撰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記臣聞彤氣肇分

宗匠之途遂廣性情已着名教之理攸與是故若其時語

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禮必因心所歸典墳

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所歸典墳

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所歸典墳

攸係夫軒羲已謝子妙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所歸典墳

輟及流聚起謀箕服傳妖憲章板蕩風雅淪喪所歸典墳

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代柯未遠所歸典墳

粵惟上哲降生北運理接化元德克造物財成所歸典墳

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所歸典墳

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白歎起臨川道所歸典墳

窮反袂西峯瑛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所歸典墳

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煙所歸典墳

之禮還緝所歸典墳

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所歸典墳

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知所所歸典墳

遊高懸於日月言不可極其唯孔太師乎太師所歸典墳

謂丘字仲尼魯國鄉人有廢之苗裔也分於宋所歸典墳

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桂長弘言詢易象曲
 臺相國演陳揖讓之容師擊師襄屢辯興亡之
 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
 贖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
 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謝於越使藏
 注如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
 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賚之敬
 應務中都西鄰北諸侯之法各官並職五土得
 其依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濬疏墓道但
 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委齊景尊君平臣之訓自
 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
 而高是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於王風絕歸飛
 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
 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
 鷄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于西讓王終成見
 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備國匡人逆旅焚
 大術實微有翻嗟擊磬之心儀制細人落與木

嗟穿鑿旋駢舊館揀楚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
 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蚪蚪所載方閱舊文雕
 鳩在篇遍羣雅什河漢靴鼓鏗鏘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
 稷躬耕近關廟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貪周公其
 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則嘆微於征伐立
 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周
 旋覆篲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鱗
 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
 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伴易簡是知縫掖廼兼濟
 之塗華袞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派椿菌如
 一南楚狂狷舊構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
 典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溘
 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隕石沉星架大梁
 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
 錫熬遺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
 六籍無准席問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端垂
 大義秦人鮭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剪

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
 受命先訪於膠庠誰郡應符多招於文學逮江
 馬南度泉鷺北飛鷄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
 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
 從燬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
 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輯寧
 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
 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寶曆夏
 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鯉
 海金丘展書瓊田荐踈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
 吐綠文之籀虞庠啟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
 延敦誨垂衣裳而疑思慮旋縵以永懷至於大
 道浸微小康遂往羸譏紫色色謬踐玄阿劉風白
 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
 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荐之禮畢陳有乎載
 顯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
 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國

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鼎山祗傳聲海神會
 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
 鳥翔日蒼威戒路未萃騰景八銓鏘風過大庭
 以省方掩沫上而觀藝宴居莫辯祠堂歸然見
 馬鬣於荒墳識攬擅於古遂歎重泉之可作問
 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杼材贈以太師式
 殓幽壤改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御天
 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勾
 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
 誥庀徒揆口疏閑雜遠接泮林之舊壝削靈光
 之前殿徂涼小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嬰岱賦泗濱
 採怪石而心旦浮馨頰紫施絢黝黛飛文杏拱重
 瀛春窗秋焜陰攔積務復閣懷煙几仍度室席
 遵函文壽古口煥然眸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
 聖接其駟駘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謂布
 衣黃屋各聖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
 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興浮海之說西
 澤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榻裘猶為得禮避席延

其不敏捨瑟必睠其幽情共列升堂齋參觀與歲
 時蘋藻復雜芎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
 德幸隆三羊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
 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上勒西弁漢帝之
 展獲丘因書東嶽遂廼思建隆禍上聞天辰言
 由國本理會中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純
 頌玄堂闢去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燭皇綱
 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為佩晝而明兮夜而晦
 吁嗟業兮萬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
 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為道政若
 鎔金化俸偃草交晝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
 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繹無聲臭隲有
 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啟墟悲麥
 衰豔紕雅齋荷淪蹟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
 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
 振鐸冥膺闕典攸紘斯文載興廣訓三千編十
 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
 度輿自在長且空其在伊心惟神乃發

顏子來微

不造言蹟遂往名教潛發心

汎獎德配卓岬業暉辰象麟悴遙泣山隤夏仰
 三統昌曰千齡聖期裡宗有昊展禮崇基觀宣
 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軛翠鳳翻旗上浮龜蒙
 遙集鄒魯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
 翳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羣翼林舒
 雕攏繡桶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
 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
 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
 懸三光而不跌

宋太平興國八年翰林院學士呂蒙正奉 敕

撰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

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
 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

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
 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跡雖彰禪
 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德有其
 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
 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
 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
 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
 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
 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
 又何止於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
 正卯黷羊辨土木之妖措矢驗蠻夷之貢必將
 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
 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
 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太息矣洎
 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思蔡以厄陳遂自衛
 而返魯于時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
 旨尊王考而黜霸道滅亂臣而誅賊子然後授
 益三代之禮樂

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咸
 知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焉蕩蕩
 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
 惟幾不測孰能過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
 像祠廟相望二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
 還中原俶摠以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鬪之
 場五岳飛塵生竟以干戈為務周雖經營四方日
 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
 在昌運我雅心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
 皇帝纘寶符也以狗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攬
 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
 解網泣辜示小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太愍於
 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真王匍匐而聽命代汗汾
 之堅壘兇流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
 祇氛秦壇而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
 所以住兵山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

修禮以檢其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
俗阜尚猶口口真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
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疊疊但樂天時
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轡
百王謂皇皇迨既以平華戎又以寧爾乃疑神太
素端拱穆穆用闡希夷之風詮真儒之理問則披
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
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
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羣祀金田之
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
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卑而不度堂廡陋
而毀頽觸日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亟文
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
勢傾圯寢入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
星使而蒞事募梓匠以儻功經之營之厥功告
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
闕鬱其特峙綺疏映對朱照凌虛耽耽之邃宇
不風不雨之雄觀

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簋
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生禮在庭金
石在列侏侏衆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瞻之如
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瀛疊拱丹青
晃日月之光龍栴雲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
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為盛繇是公卿
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論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
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
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
位立教化人以文行中心信敦俗以冠昏喪祭為
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
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一年而出震奄六公以為
家一之日二之日訪勅亦丞之疾苦二之四之
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以修武備崇文教軼淫薄
賦興廢繼絕于時捲去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
壯僅罕比倫遂使槐土中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
歸褒衣博帶之儒識世俶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
財不耗民力時以農畝取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

之利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惟於土木之麗
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可同年而語邪將
勒貞珉蓋資鴻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彤庭
猥廁於英翹內署繆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
雖效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睿旨
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
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生夫子兮
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包聖人
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智
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
聖多能兮名事正焉堪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
之彌高兮鑽之彌堅困厄諸國兮陳蔡之間時
木其陳兮嘆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袂袂連梁
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後兮化淡無邊崇
彼廟貌兮其功曲今臯門有闕兮虛堂八閔吉
日釋菜兮陳波五莩離電畫拱兮且暮含烟海
東萬騎兮神轟閭闔諸我新廟兮

觀羣后兮岱宗之前

景祐五年孔道輔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

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
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
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
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
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
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
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
聖人之道雍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性當
戰伐世法令機祥巫祝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
列之恢詭窮聖泊常三駟孫田術勝於時則我
聖人大道為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
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
怪不執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
至漢室圯缺楊子惡諸子知外詆訾聖人獨能

懷二聖三王之迹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韋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譏諫或欲攘其法裁其教秦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滯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為虛器大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為君皋陶伊呂之為臣力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一不遇道行於後世亦猶歲旱則澤之

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大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者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鏞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惟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庫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充工衆役且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庠者以崇崇焉有制閱焉有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

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
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乃
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世
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
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
休以詔無極

元大德五年翰林院學士閣復奉 敕撰重建

至聖文宣王廟碑記 聖上嗣服之初恭述祖考

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哉

月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
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重書錫命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
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雜作廟於京

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
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

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
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

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
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

管府屬縣十六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
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

為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後為任首出帛
幣萬緡眾翁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

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榱桷礎之屬悉具又得
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聖稱是露階鉛砌咸足

用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鐵冶丹雘髹漆
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

春屬歲役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
成殿轟重簷亢以層基絛以修廊大成有門七

十二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

由阜縣志

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貨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顯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案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踏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天尊其道而誌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大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盛德神功文武皇帝仁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

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勵俗為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定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軋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不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遙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暈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

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成五泰山巖巖聖祀
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至元五年國子祭酒歐陽玄奉 敕撰修宣聖

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巳卯春三月

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

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

凡有隳廢必奉敕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

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

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昭方來

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

文章上臣等僉議請敕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

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夔夔為書前侍御

史臣起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

為立石之賞制皆允迺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

史思立傳敕臣玄碑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義神農黃帝

以師道化天下而天下歸之聖天子繼天立極

樂刪詩定書贊易道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

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天子為木鐸于

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

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

輒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

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

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

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

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

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鍾磬等器以數

來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

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

邸多士景從及其即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

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
 司農以典舉社學與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
 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
 者言必稱旨居多俊又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
 學之條日討論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與
 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
 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豐舍數
 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燭與制作
 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
 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
 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闡文明宗皇帝
 情經史愛禮儒上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
 聖學

四百餘界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廣文宗賓天太
 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會上皇帝大纘丕圖儒
 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成山東憲司洎濟寧
 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
 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
 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度寶訓
 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黜聖制侔王居中命
 詞臣揚厲不續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
 之誼太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
 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
 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日西踰崑
 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
 為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
 史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
 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傯蒙
 三五繼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
 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
 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

並存惟皇建極專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順考
三光以全塞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
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
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
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
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祇荷詒燕成廟
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宗徽號
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籲後
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
文宗纘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
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
泰山具瞻衡統紘緼袞衣儋檐維宋維金遺刻
且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
翼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
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
躋民唐虞曠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是用
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

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十九年 寧路教授楊担撰 闕里廟垣

記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巧以粉
塗庇以瓦水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
金明昌後也苻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灑掃百
戶暫停王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堊所
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
路揆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
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已下近
及僉司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為救廢之舉迨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
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
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
有無增葺况予為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
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
文教善風俗以為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
切於垂意輦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
廟貌雖殘所餘者徃徃猶夏宇傑觀而周垣比

剥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
 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
 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无起垣於四周庶或可
 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乎公帑之費者
 予固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時重
 其民後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
 農時畢入蠲減他調而為之不亦美乎及歸更
 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
 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
 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蒞其役仍以充
 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
 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
 焉於是相與執版幹抹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
 於是唯均之以廣表而不限其盡隨之以堅整
 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煥燁登登不亟不遲百
 諸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抄新木
 盈孚性醜酒勞其衆而神之焉
 高麗作夷無易壞益直

巖巖乎
 自東平
 鮮矣今
 錄桓時
 題之於
 壁間
 謂夫子之
 公致政之後而能加
 夫天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
 夫天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
 夫天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
 夫天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

洪武二十二年翰林院檢閱孔涇撰手植檜記

重修祖庭記按祖檜前修記枯榮異常因有感
 焉蓋天地之否泰日月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
 道之常理雖離童亦知其然夫天之運化晝夜之
 於轉雖老於推測不能定其真而况齟童乎聖
 道之蘊與雖顏子之善形容不過仰高鑽堅瞻
 前忽後及乎墻之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如探
 滄海之本源莫知其涯際矣手植之檜歷周秦
 漢晉幾千歲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
 百九十年子孫守之不取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

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康辰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惟於兵燹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甲午是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我皇朝洪武二十二

年已巳凡九十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凌雲而盛紋理復左旋與故本無異詳其理似有關於世道之理亂其始枯也晉兆五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於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於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儒之興罹於貞祐之火胡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十四年中原文物兆開是為洪武之治廟中古檜數多翠色參天惟此本異於尋常萬一聖人手澤蓋有係於綱常名教此覆斯文甄陶萬品豈惟宗枝之盛哉將見與天地國家同悠久無疆予感導江張頌

成化十二年謹身殿大學士劉珝撰修孔廟記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信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于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脩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

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使天畀夫子以位則亦何所賴耶降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至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

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邊
 齋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
 則器數樂舞有加無已况闕里廟祀非他處可
 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年孫襲封衍聖公孔
 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
 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闕費官等三百五十八
 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
 位於正殿者皆礪石斷木為龕位於兩廡者亦
 皆如制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甃石瞻之者如在
 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嶽雲開則重檐疊拱丹
 青耀日月之光短松修楹金碧焜煙霞之色輪
 奘之制大起前代丁未春落成克守趙公蘭伴
 來徵言珣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月
 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
 有隆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
 飾事事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
 後者官衙姓氏具列於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
 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赫漢中古來不闕比勝

地木鐸聲奇連九重云云
 世無終窮歷代若人常北而千秋儒士宗文風
 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卑
 有定分萬事萬物咸忻懽嚮非斯道明於上今
 來古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
 無功坤厚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怡靈跡森森
 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檜木手所
 植人得尺寸高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
 文姓名崇有孫有子益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
 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至正元年都水監丞劉熙撰贈平原郡侯東野

二代神道碑

至元後戊寅秋九月嘉議大夫益
 都路總管致仕東野公潛命其長

孫從仕郎洪澤屯今德中致書幣緘譜牒來請
 銘其二代之碑用彰國家勤忠推孝之典志甚
 美矣熙嘗與嘉議公同游北山陳徵君之門年
 相若意相得今茲之請詎容終辭謹按譜牒東

野氏系出魯公伯禽幼子魚受封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為氏逮九世僖適晉歷十四世畢於魯事定公以善御見稱於顏子至戰國有名獲者師鬼谷子受禰生之術西漢末有名萬年者以孝弟力田聞至炎宋有曰紆者克紹先業世居於魯以孝義著名鄉里大中祥符元年禮神岱宗還過魯祀孔子以東野氏數世同居詔旌表其門問事見三朝國史孝義傳至名觀者崇寧間官宣奉郎海州刺史二子長曰早次曰道早生木木生彥通官朝請郎城武縣令二子曰安上曰作善道為火山軍令二子曰慥宜水迄金源氏時安上生勅作善生瑀即公先祖昆弟四人且其幼也性仁慈敏惠嘗為曲阜縣吏泰定二十三年詔天下郡邑城時縣令孔公總遂命監督修築發掘塚塹得古墓骸骨若干副悉收葬縣西北漏澤原且致祭以安焉今叢塚是已歲壬辰天兵南下逃難四方中原甫定惟與勅同還魯居故城開元里之義門歲甲辰

永樂十六年三氏教授司教授張敏撰尼山新

廟記 洙泗洎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間氣

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於夷狄生民漸儕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為天地立心為主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主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尚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矧茲尼山尤為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柰何元運既去毀於兵燹故址頽

基鞠為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日荒涼誠
 為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
 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
 事希韶會闔門族屬論曰闕里廟貌我茲尼山乃
 太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心吾子孫
 聖祖誕毓之地荒涼若是而不為究重建正殿
 寧不有愧焉爾由是眾發一心鼎新其西北則
 三問高廣如制其西則為毓聖侯殿其西北則
 為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為啓聖王夫人殿也神
 門三間齋廳五間庖福有廬祭器有庫繚垣雲
 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
 落成於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
 規于今為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雨
 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焜煙霞之
 色重櫺疊拱簷牙高啄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
 壯觀為可知矣茲於刻石以勵其後謂余當筆
 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并系以言曰司室衰
 氏之陵寢與夫風雲社稷之壇場屏山宋河之
 廟貌凡應祀神所每每以時繕葺是雖有司職
 分之所當為比諸坐待其敝因循苟且若與已
 不相干者為有問矣若孔侯者誠不負於聖
 天子任賢使能之意而且不忝為神明之後矣
 故不容於不書日俾後之君子有所勸法云

景泰二年翰林院侍讀吳節撰

御祭香帛碑記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羣臣越十
 日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即慶成命有司擇吉
 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闕望庚申聞先期上
 御宿齋宮親書祝冊昧爽上服通天冠被降
 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致
 絳輿中鼓樂導引出奉天門外上注日送之
 臣節忝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齋香
 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

臣彥縉世職知縣臣孔讓三氏教授臣江永清
 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
 駿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
 地開明星月朗概牲醴香潔籩豆飾修薦裸興
 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在坐羣賢陟降左右洋
 洋濯濯來歆來享登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
 音衆咸以為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
 然者異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
 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
 祀為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於羣神意也羣
 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嶽鎮
 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宰天下孔子為萬
 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
 曰功被生民則祀生即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
 或後也然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
 建立制度為萬世子孫法此建祀所遣香帛如
 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數皆一獨孔子與弟

子祖述憲章刪定作述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
 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
 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
 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治平之効者則在於
 後聖焉洪惟皇上睿知英明超自內藩紹承
 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
 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羣臣奏
 牘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
 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聖愚想以聖佑聖以神
 助神假靈賚彌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
 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者哉臣節既
 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
 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重
 獎先聖之禮踰於前古且諗吾道大行於今不
 特為聖哲子孫榮實為天下生民福

成化四年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撰重修先聖

廟并

御製碑記



今上在春宮時臣孔公恂受知英廟與太子
贊善司馬恂皆以聖賢後蒙簡置春宮左右日
侍經筵講明二帝三王周孔為治之道文
華殿左春坊設先聖像凡圖畫像御經筵時先
執弟子之禮文淵閣亦設先聖香燭之儀供自內帑及
顏曾以下諸弟子侍立香燭之儀供自內帑及
登寶位首舉幸學之典詔有司修天下孔子
廟宇而於闕里尤加重焉蓋崇文右儒之意已
見於居潛養正之初猗歟盛哉吾道之幸也仰
惟帝王致治法乎堯舜禹湯文武然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非我聖祖後世無以明所以有天下
家者故求至治之隆莫不尊崇我聖祖之教

聖祖故宅以立廟廟在歸德門裏魯城西
南隅

祀典之設實肇於此漢高祖過魯以太牢致祭
自漢而唐自唐而宋而金而元廟祀增崇有隆

無替稱功頌德號封至極韓子有云自天子至
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偏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

為然其祀事不如孔子之盛於今觀之信然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致太平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文大振綱常尊
用儒術聖聖相承咸臻至治亦惟以聖祖之

道是崇是重所以二帝三王之盛治復見於
日也逮我今上皇帝文武聖神純用聖祖

之道以紹列聖之統迺特詔巡撫山東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賈公銓重修闕里先聖廟去故

易新用稱瞻仰經營周章者則有兩司藩臬重
臣親蒞督工者則有按察司知事楊昇兗州府

知府郭鑑護衛指揮鮑詢兗州府通判掌曲阜
縣世職知縣事孔公錫等經始於天順八年

縣世職知縣事孔公錫等經始於天順八年

月落成於成化元年十一月既而有司又請修
完先聖廟宇誠一代聖典不可無文以紀
欲遵文和故實親灑宸翰大章天休巡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公傑奉 詔躬詣
廟庭相地於大成門之南洪武永樂碑之
立重修廟碑以執事楊升勤敏仍委督屬
掄材高廣宏麗視前有加經始於成化二年
日落成於次年之六月豐碑穹窿龍章煥爛
三聖聯輝祖孫繼美此又前代之所未有焉
天語諄諄一以聖祖之道如天地日月布
生日用有不可缺大哉 王言乎實千萬世不
刊之典也六十一代罷封衍聖公孔弘緒五十
五代族長兼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學錄孔克
五十八代舉事孔公璋等重以 朝廷尊崇聖
祖二都憲祇承 德意及羣有司相維之力為
吾子孫者當何如哉公恂口無忝於祖非脩厥
德以圖報稱我 皇明崇儒重道萬萬年之鴻
休也衆曰敢不各以此自勉謹拜稽首次第其

示永久云

弘治五年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

代告孔子 廟記 弘治甲子正月重建闕里孔子

上既遣學士臣李傑行祭告禮部命工部下
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都御
史臣何鑑始會材物僉事臣李宗泗畫畧定
今僉事臣黃繡綜理周畢而都御史臣徐源實
總之輪奐閱偉髹繪輝赫皆加於舊而告成事
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書
臣張昇等以為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重以
示天下 上親製碑文祝辭命太常具香帛有
司備品物 十日 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
內閣來申 祭告會有 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比
釋服卒哭 上未忍悉從吉禮乃避殿 賜教
以行臣東陽奉 命惟謹以閏四月丁卯陞辭

癸未未至於廟時臣源實迂於境衍聖公臣孔聞
 韶方在父喪聞命跋涉易服率族人迂於郊
 曲阜知縣臣孔彥仕扶疾迂於驛甲甲遂致齊
 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
 有事於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
 爾以巡按至臣盧許以清軍至左布政使臣曹
 元按察使臣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申寧以三
 司長至左叅政臣冒政以分守至僉事臣袁經
 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固皆
 在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
 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啓聖王殿則三
 氏學錄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小大來會
 者以數百計前三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
 之後星月朗輝神人歡暢歌工舞佾奉器執事
 之臣下逮胥吏僕從皆忻忻然如雲之從風水
 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嘆曰於
 誠人性之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

即所謂陋巷者歲久圯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
 年五十六代孫博士公鉉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
 二年告成前為復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罔不繕治公鉉復乞
 紀其事以示久遠上以命臣整廼拜手稽首
 為之詞曰周衰道墜聖惟孔作有睿惟顏乃見
 其卓陋巷簞瓢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
 於皇孝皇齋嚅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宮
 墻禮樂籩豆斯陳顏雖云天其存者長薦之清
 廟斯道之光

弘治十一年大學士劉健撰重修三氏學記

三氏學建於宣聖廟之東南以教孔顏孟三
 氏子孫蓋因廟而設也廟之建其來遠矣學則
 自宋大中祥符間始然厥初止以教孔氏子孫
 其益以顏孟二氏蓋自延祐間始我皇明有

天下崇重文教當
三氏子孫教授司
以孔氏子孫為之
不委以勾當公事
正統甲子始從其
言考驗入試成化
學行者一人貢入
良法美意至是無
能無廢墜洪武永
樂今為歲既久頹
廢之事言之巡
撫察御史劉
公紳命以為然於是聚於鹿
以又擇通官之勤
敏者總其幹祝簡俾董其役
以故新之為明
前殿今易之
錄各
十面
洪武初始定學名為孔廟孟
設教授學錄各一員學錄即
然各子孫但令其讀書習禮
歷永樂洪熙宣德學徒日盛
宗子之請命聽山東提調
改元又命每三年擇其有
太學其優待先聖先賢之後
以加矣然學之建也歲久不
廢日甚兗州知府龔若弘以
撫山東副都御史何公鑑暨
公紳命以為然於是聚於鹿
敏者總其幹祝簡俾董其役
後為請崇書室
以

前為射圃亭三楹圍之中繫泮水如壁可鑒橫
石梁墜然如虹蓋以堦題橋者宛宛一雲津也
圃東地舊為民居兵憲徐公蓉尚闢而廣焉獎
風教勵全才也初縣治在闕里東入里後西徙
而學因之建於新城東門嗣改而西與三氏學
夾輔夫子廟如兩翼取羽翼聖道之義識者以
為有見故新故起敝後再舉而無難焉夫為政
之道養賢以及萬民敦儒重學萬世一揆我
國家培植億萬年基業實根乎此故洪武初他
郡縣學校教授生徒八年選國子生林伯雲等
分教北方則所以崇教育才更飾化理者至矣
矧曲阜乃闕里故墟又北方文物望國風教萃
跡故司治者所由致重然費出官帑心同義舉
諸大夫造士之仁以人事君之志誠足鼓舞一
世鼓篋於斯者感槩振刷而含章彙進踔絕自

凡於世者固繼繼出也予游息於數年矣遭作
新未有如今日不變之機也時司教宋君時望
陳君銳王君熟一亦時之選故逆知人物之盛
自今始落之日孔令有內艱驗校張君秩丞徐
君經繼守縣政以記請乃言及之以語諸子閱
月乃刻石

隆慶三年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淮南李春

芳撰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碑

隆慶三年闕里先師孔

子廟成於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
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己未衍聖公貞幹以廟
圯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誦而止既巡
撫姜公廷頤梁公夢龍河道巡撫翁公大立潘
公季馴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盛君時選謝君
廷傑傅君孟春蘇君士潤與藩臬諸君協謀捐
岳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金其人
役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君

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始也

已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

政姚君一元右布政徐君棻按察使周君世遠

祁君清左叅政吳君承壽楊君綵右叅政吳君

文華副使潘君允端鄒君善周君鑑黃君澄孫

君一元徐君用檢劉君岸劉君有誠叅議顏君

鯨馬君謙僉事蹇君達郭君天祿葉君憲高君

克謙甄君敬皆協贊其成者也維先師生於

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先聖之歿弟子

廬其塚上而不忍去曾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諸儒講禮鄉飲大

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夫祀其

人王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祀我太祖高

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

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大學

釋奠命儒臣講坐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

以光大則今之舉故所以處奉先師亦以
 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今孔子
 之學遍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
 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千
 有餘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
 禮其家有低徊而不能去者故以想像於遠不
 若景慕於近之為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
 其廟虔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夫孔子
 之道非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恒稱庸言庸德
 而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
 高談性命闊畧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
 朝動多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
 士大夫且以學為諱焉夫學也者所以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人不知學則為心善怒哀樂必有不得
 其正而天地塞生心一于無由繼太平不可
 改矣夫可使之懷也

隆慶五年禮部尚書武英大學士濟南殷士儋

誤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願親詣闕里觀孔廟頽敝劾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於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爛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益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眾謂宜有詞勒石以紀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

言曰粵自鴻蒙肇判聖喆挺生義軒而降洎乎
 姬公作者非一人矣迺孔子獨歸然為帝者師
 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羣聖金聲
 而玉振之哉蓋羣聖選於四海能以身建太平
 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
 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羣
 聖相繼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舉而筆之於書
 使後聖有作皆可尊用其言以康又宇內蓋自
 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叙革不
 沉溺於夷人不淪墜於物是孔子澤流後裔不
 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
 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敬矣漢興
 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為治
 者豈故孔子之道其行於時有顯有晦而王化
 相與為升降焉 國家稽古立極於崇奉孔子
 之典綦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
 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貊無不有廟
 以隆其祀南面稱孤於王者春秋有事則建

能樽俎之儀象勺羽籥之器秩秩焉雖離焉光
 耀無前是自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
 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 祖宗開基纘運咸
 表章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
 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鉉議以至閭胥族
 師之所教訓蕃夷武卒之所披習一唯聖人之
 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
 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
 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於時亦未有昭融
 朗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
 後亂孽輒生今我 朝聖聖相承休德宣罔純
 熙沕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致理之
 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質尚善之美民
 有含哺鼓腹之歡縉黃之猷微於營燭夷夏之
 限嚴於冠履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
 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 代
 以遠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為世儀則
 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惟我皇上 嗣膺寶曆首

辛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淳
 心儲思一以孔子為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
 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暇况乎闕里為孔
 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議
 觀望闕然其曷以祇若王上之明德且非所
 為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認認焉以
 作新為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妥士
 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忽如聞金石
 絲竹之音雖縉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
 其家而覽觀禮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
 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
 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
 豈惟推衍王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於
 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
 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俟方來
 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燾龍巡按御
 史羅公鳳翔張公士佩暨布政使元王宗

端宋守約校客使吳承壽劉景文華副使羅良
 善黃澄周鑑李汶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憲
 高允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
 何其賢通判許際可王民推官景嵩滋陽知縣
 王旋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
 有勞於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昊穹生民厥有
 聖神體陰法陽宗王羣倫於鑠宣尼道隆德博
 金玉其成時惟木鐸六經剛定典訓燁然譬彼
 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宗之
 血食勿替巍巍喆王勃其有興迪茲今摸大猷
 允升皇明御寓繼聖是式薄海之內廟
 貌有異聖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
 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庸廣舍靈氣鬱葱歷
 年滋多材朽巧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飾爰度爰
 咨爰興締構羣工畢藝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
 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入其門爰躋其
 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奠維何籩豆簠簋神
 之來臨既安且喜章甫峩峩逢掖翩翩威儀有

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履瞻徘徊於帝報功
焯乎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不熾贊我
皇道岱宗嘉嘉泗水湯
湯咏詞貞氓並垂無疆

萬曆元年翰林院侍講東阿于慎行撰闕里重

修孔子廟碑 粵萬曆改元天子嗣大歷服遣使

子 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邇聞

御史趙公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

序齋室多所墮故因與監司守長計之以為

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聖蹟所興廟貌弗

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來遠也乃謀於巡

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史王公

藻亦嘗摩謀於先至是而臺議定乃下計所司

權材計程庀徒 日羣吏稟式小大率從經始

象無以究其崇卑圭測地維不足明其遠近何

者氣冒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

所難名也况乎德冠生民智包羣品立三才之

樞紐垂萬世之儀形者哉故子貢以為終身戴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

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

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
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象
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
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
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
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
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垂
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
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不造近而經
生法士談誦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
遊行於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
山河輝朗炤耀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

如一元之氣布獲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犁然列於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於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於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為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於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於粹清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歟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於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為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抱冊而遊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遠方之語論學則土苴九流談記則糠粃霸畧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恩鴻龐浸潭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再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埒比萬類於樂哉至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夫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

不立也夫德侔太上則讓以施之義雖多而潤洽羣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衍莫有盛於今日則尊崇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日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羣山之所環拱而闕宮巍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北隆而均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煥爛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綵可聽士而揖讓其中不有低回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塵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振飭激揚風聲不樹回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於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官用張公士佩揚公一魁參政余公立陶公大順按察使揚公芷副使郭公大祿周公之屏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宜公志立分巡僉事栗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山卒終則有若分守參

議南公軒分巡僉事詹公亦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李專鄉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王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復及曲阜縣縣丞馬慎動勞勤雖有大小總之効力於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公孔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松生記之夫崇文章執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叙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而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軌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王風遐邇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俎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不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軋象坤實維化王蒸嘗九寓誦習窮埏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頌曆實克繩武鋪衍文明昇於下

昭哉柱史詢謀攸同則有司存作於闕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羨負美輪匪一雕匪飾王祀彤庭丹楹畫棟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於焉駁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岱與此而三為域中大道於天地與國無疆維此諸公休有烈光况我魯人有不夷憚敢勒鴻名摘之無斃

萬曆十九年邑知府黃子美撰曲阜縣新遷四

氏儒學記邑有學又有三氏學舊矣頃直拈毛

顏孟併收為四奉有俞旨今遂為四氏學云往者地界公宮之間前迫於藩臬諸行署湫隘抑塞規制不備觀者病之頻年以來薪樵弗弘舉者闕焉則益以便置為宜而莫有贊其大者侯以先聖英胄承命典技加意文學從眾議改闢城南門而歲已卯壬午縣學舉者繼踵於

是侯慨然曰嗟夫地靈人傑茲非其徵應者耶
 吾夫子之道漸暨宇內暗昧者耀於光明後人
 豈弗克紹顧國家厚望於吾黨而竟未有以
 與於累黍者之數即以問諸不類率作者何也
 改作雖勞不可得已於是內謀於宗老外謀於
 藩臬郡長又博謀於三族之秀者皆曰然遂相
 與相度於舊官前左方得地二萬八千四百有
 奇尺周撫弘衍堪輿家以為宜侯復增高飭卑
 然後庀材鳩役一撤而徙置之齊舍罔不更換
 而又作尊經閣於講堂之後收置經書子史諸
 籍物其中以備觀者工始於萬曆十年正月落
 成於本年六月約費金二百七十八兩有奇皆
 自侯領之不煩於衆不及於民而新宮翼翼工
 緻軒豁真足會洙水之靈而挹鳧山之秀矣他
 日侯謂不佞記之不佞竊惟春秋之義改作必
 書凡以重民也而僖公修泮魯人頌之夫子取
 而次諸綺那清廟之間無謂焉則教化若廟之
 重也侯收愛節惠簡慎經營而承圖斯後黨亦

有思樂之遺耶君子謂是舉也飭蠱以承家孝
 也育材以體國忠也興學以錫類仁也一舉而
 三善備焉侯其有成績已夫鳳鳴高岡而深山
 大澤龍虬出焉是地運人材兩者固交相待也
 四族諸彥舍故即新以藏修遊息於茲則自茲
 以往所以繹先緒闡地靈者固宜蒸蒸顯矣侯
 諱弘復字以成先聖六十一代孫課最晉秩濟
 寧州知州再晉東昌府同知深仁茂績有士民
 口碑在焉
 茲不具論

署儒學教諭莊尚稷撰重修四氏學記翼序為

才地所繫非細也邇司縣事者以四氏學科目
 久湮請而遷之營度綜理躬自董率堂宇齊舍
 燿然改觀屏泮更新墻垣孔固又買古書百餘
 部仍置櫺貯之藏遵經閣以備士人誦讀至於
 本庠殫力修葺亦如之猶然樂引後進時時作
 興課程授餐發廩賑貧兩庠人士益斌斌嚮風

焉由學校而廟廡而公署以及倉廩養濟社倉
社學靡不經畧周詳繕治完壯公私稱便蓋數
百載石畫哉自是倉廩豐積神祇時歆竢獨有
養肉荒有備邑之父老子弟皆訢訢誦說監臨
使者至每嘖嘖異之其實蹟之可紀如此故因
纂修學校而類志之云

萬曆三十年巡鹽御史宜興吳達可撰增置學

田記歲庚子仲春余以督鹽之命巡行阜邑
督學使者遴選上之監司監司上之銓部以聞
於朝而後命之期月政成族和民阜彬彬盛
矣余方慶聖裔有人登之刻章而又憫聖人之
後類多貧乏不給者邑令雖切周急之義如力
所不逮何余報命之日急查郡邑贖緩除奏
進外發竟府存餘百金於學邑置買學田若干
畝以贖貧族仍撥行該邑命擇二生掌其事歲
澤聖志尚夷考闕志自北魏而下代不乏人矣候
余之表章哉秉彝好德觸發興思慕聖人而不
及見人聖里謁聖墓量力蠲資以賑聖產之困
乏念固勃不可禦耳藉令觀風斯土者可有是
心孔氏後裔庶免饑寒之累乎此固全增置學
田意也雖然無恒產有恒心惟士能之爾諸
既幸爲聖人之後耳聞目覩夫非聖人遺訓
際茲良觀而不以豪傑自命者非夫也擬
趣不逐逐於凡庸精詣問學不屑屑于膚近
口發之爲應舉制義他日見之爲經濟謨猷令
禹內翕然稱之曰聖裔得賢嗣孫哉此余與諸
子相期至意又不在區區田畝廩粟間也敬因
阜令之請而書之勒石以識歲月云

三十一年兵部尚書泰安蕭大亨撰重修孔廟

碑大中丞晉江黃公克纘撫茲東土百廢俱舉
諸無暇論先是藩屏我東仰體國家重道

之心俯念後世斯文之統總總焉以表章聖道
為已任聞闕里之聖廟寢為風雨所蔽公作色
曰是斯道之淵源天下萬世之所係也可秦越
視之乎於是會議兩臺忻然捐金二千檄有司
修葺各有司亦體公之心敬共乃事經始于辛
丑七月落成于壬寅八月重城殿閣廟廡皋門
一如朝制弘敞至碧甃華榱瑤階玉扈丹雘
漆視曩昔而有加猗歟休哉煌煌乎真足以肅
若聖靈闡揚文化豈特為天下一大奇觀也春
秋有事於斯廟上公宗子三姓雲來明禋益虔
裸獻益肅祝嘏駿奔雖離乎禮樂之盛揆厥所
由中丞之功偉矣哉乃謙讓未遑謂諸大夫執
事之勞也不佞其何功之與有二三大夫相與
樂成是後謀勒之石以圖不朽迺走幣徵記於
余余惟先師夫子之功若德弗容贅言也再
拜稽首言口粵自鴻蒙既開聖哲代興要譽尊
居九五為社稷之主寄身及先師孔子身承

負治學者乎... 闕里之庭以... 明如日中天矣 國朝繼天立極不顯文明嚴
亭先師卓越前代重熙累洽逮及 其宗議
更化去人爵之榮觀昭無文之至敬表章特隆
崇祀愈盛以至我 皇上恢弘帝業潤色王勳
用建無疆之祚莫不尊讓先師孔子之道克臻
上理猗歟烈哉予惟中丞公庶政用康彞文顯
秩維新廟貌肇造鴻麻真國家之巨臣名世之
上績矣予生長是鄉沐浴聖澤躬逢盛舉敢不
揄揚是役也巡按揚公光訓嚴公一鵬後先協
議吳公達可捐金共濟而左布政沈公季文綜
核物力守道陳公簡兵道李公士登兗州府知
府石公九奏遙觀厥成若鳩工勸閱則曲阜世
職知縣孔貞叢躬親督課則縣丞張擔典史李
騰龍也例得並書乃為之銘曰 於鑠先師
莫之與京 百王讓德 千古一人 厥道維

何 如日中天 厥靈維何 榱桷几筵 彼
其之子 來造于東 功施洙泗 光被鳧蒙
聖澤任人 萬世無斬 砥柱中流 賴公
彌遠

三十三年翰林院學士東阿于慎行撰重修顏

廟碑 夫圓靈上運則七政緯其高明方祗下凝

所以成功也粵自鴻濛既派元氣攸分帝籍稍

之統興焉固以模範百王典謨萬代配乾元之

資始儷坤德之廣生矣三千及門七十通藝四

科之首位冠羣賢大哉顏氏之承其緒乎爾其

陶鑄聖門步趨師矩秉上知之質而發以如愚

懸坐忘之符而助以不惰口絕談議而聖蘊畢

彰訓闕篇籍而師宗獨著蓋為道生孔為孔生

顏所以竦贊化原羽儀景運辟在天之懸象則

物之府斯以參玄造而不毀歷振古而如新

與列辟相承代脩秩祀制多沿革禮茂汗隆稽

統業於皇王則孔師而周聖溯淵源於授受則

孔聖而顏師固已登布素於握圖續宗祧於王

器而表章雖備擬議非倫至首加五等之階特

錫元公之號斯則假器名於人爵援寵數於朝

章非所以全太上之尊表無文之敬也

聖廟不膺景曆益闡文明嚴事聖師特崇首配

較諸前代典秩有加馬逮我

世祖議禮更化改剏隆儀乃釐堯國之封薦復

聖之號徽稱既備明祀益處祝嘏被於普天裸

獻覃於出日况星纏降毓之區雲喬蒸嘗之地

哉曲阜顏廟即陋巷故居子孫所世守也宋熙

寧間始構亭於其井而勒以銘元元貞間始移

祀於其亭而更為廟我

朝因其舊址益衍洪基堂寢階墉一如孔宮之

制而稍殺以楹及武馬歷紀以來部使牧守時

有脩營載離寒暑朽敝或多越萬曆三十祀巡

撫都御史溫陵黃公克績保釐東夏禮教幸與
巡按御史河東趙公標吳門嚴公一鵬肅靖海
邦文風丕扇先後行部至邑展禮朝廷相與矢
畫協謀大加興葺下記所司庀徒揆目飭其優
濇補其圯缺制則仍舊工則鼎新經始於士寅
九月十一日至癸卯五月五日落成於是廟貌
彌嚴組筵有秩丹青上絢黝堊四周智井覆以
雕甍舊巷儼如絳闕是使觀風問禮之使肅櫟
桶而興懷奉璋斟鬯之倫駿豆籩而如在回視
闕宮有血鞠為秦葬之郊靈殿歸存淪作樵牧
之藪斯以考芳躅之無盡徵聖緒之遐昌者與
世尹孔君既告竣事乃奉中丞之命求勒貞珉
夫德鄰上聖稱謂之所不形道謝羣流各言之
所罕踰要以昭德紀功言時稱伐假微辭於篆
素考鴻搆於鼎鐘云爾是役也左布政使沈公
季文暨分守叅政來公三聘分巡副使李公士
登受記經營兗州府知府劉公廷杜石公九奏
課翰林院博士顏君胤神伯貞相繼祀奉明禮

而董工則縣丞張擔也乃作銘曰
皇風既謝 聖統斯甄 乃命尼父 降靈自
天 大猷丕顯 粵旨惟淵 不有上 哲 孰

發而傳 緬惟華胄 國分邃古 繼 別於邾
改服於魯 奕世承家 衮衣章甫 如何

我師 韜貞環堵 才則王佐 位與 聖隣
博約修道 克復歸仁 為邦請益 四代畢

陳 邈哉峻軌 允冠人倫 理會真 詮 神
符玄契 匪書匪言 訓以萬世 配 孔 稱 師

榮徽罔既 象日麗天 埒嶽峙地 皇 明
撫運 允迪舊章 乃躋仁里 式 廊 宮 墻

鴻名改薦 制由 靈宇焜煌 於 鏢 中 丞
世皇 淵謨炤煥 乃及侍御 協謀興葺 方 岳 賦

觀風聖域 乃及侍御 費不及民 成非待 日 昔
工 郡邑效職 費不及民 成非待 日 昔

稱陋巷 今也璇宮 重巖宿霧 畫 棟 宛 虹
華堂博敞 飛閣穹崇 孔維象帝 此 則

華堂博敞 飛閣穹崇 孔維象帝 此 則

華堂博敞 飛閣穹崇 孔維象帝 此 則

王公 黻帳 孔閑

雕楹有楚

肅穆

几邊

雍容萬舞

誰其尸之

雲仍接武

誰其相

之工祝在俎

於昭聖造

文化丕

彰允

益監使

仁風載揚

五方翹誦

庶士趨蹌

偉哉崇構

永耀無疆

世道交喪

彝倫

攸斲

匪樹風聲

曷陳藝極

高山是仰

璿源可挹

嗟我後人

永維是式

重建四氏學碑記

與稽曲之有四氏學也魏黃初二年詔于廟外為室以居

孔氏學舊名孔氏家學宋大中祥符二年孔公諱叢者就廟側建學元延祐間入顏孟子孫各

仍舊洪武初始改為三氏學萬曆十年當道議改遷而東西門各三楹堂庶尊經閣公子號各

五楹教授及學錄齋舍又不下數十楹門三南曰泮池後改于大門內即今都運孔公所增

修者萬曆十六年入曾子後裔蓋從御史毛公在之請也易名為四氏學由唐迄今子註以

第起者代不乏人迨嘉靖己酉士子之額愈增才俞雄養愈寡視疇昔為尤盛迺試之圍而

左識者不無爽塏之嘆忻逢公以世職而宰曲邑革弊釐風化洽梓里士民胥躋春臺壽域

熙熙然忘帝力予何有毫端莫克罄也其于文教尤注意焉立之程式而督辛之時其課業而

校閱之即巨而荐揚細而餼廩靡不悉慮圖繼緣是青衿輩蓋嚶嚶向風菁莪樂育伴跡周文

矣復採青鳥家言卜地于觀禮門之右蓋祖因廟建學之說之時工費莫錯公毅然出俸餘為

鳩庇先躬課章程夙夜匪懈由是譽聞于仁王亦發內帑以佐之邑之荐伸士庶用不挾

資而迫者以公之營為順人望也規制雖仍前而感整壯麗煥然一偉觀矣門前為壁水又

前為狀元坊葦水成于劍而坊則唐諸公題名也是後也經始于甲寅望雲之月功竣于乙卯

仲冬之吉越二稔戊午之秋四可聞詩山谷聞檀象台貞授三孝廉即聯轡天衢薄海內外靡

不聞

不聞

不聞

不聞

不聞

不忻忻擊節以為孔氏榮憶昔儒庠已酉三君亦屬 公聘新學宮之後迄今三君復蟬聯接武焉 茲學落成應期而興魯不少爽名數更若符券殆天以是舉而彰公作人之化又以數之合而顯其奇也歟嗣是而公道開青雲在平地矣 曰日探珠豈待驪龍睡乎鸞鳳接翅于無艾將頌鼎建之功于無艾矣公迺至聖六十三代孫名貞叢茂所其別號也比時與其後者本庠教授 夜霑化王君庭也不佞承乏守篆甫兩蒼而適逢其會因忘鄙俚勒之貞珉以為記 孔顏曾孟四氏子孫教授司教授青都李可大 曲阜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卽墨呂希尚撰

崇禎四年教諭朱朝選撰重修儒學記

曲阜縣儒學為國地倫堂齊舍因不無頽圯第以經歷年久風雨重加傾圮屋宇不無頽圯堂以前齋是六楹孫壇堂以後饌舍五楹

慶風雨館余小司本職天夫孔公卽慨然以興廢補墜之責自任不期歲迫冬寒興造不便又未幾

學道按邑校士百務煩費勢難兼舉二月終巡歷事竣回省卽下令議建議議修磚瓦木石不動之帑庫工匠夫役不累之里甲皆拍所俸金簡寅捕文登揚公董役事余亦從旁少佐其所不逮而前齋後饌週圍墻垣悉用磚瓦覆砌煥然一新工始於三月初十完於四月廿趨事者子來告成者不日余以庸才謬司教事見侯之設施用心隆學育才之意可謂殷且厚矣故忘其鄙陋不容不書一以彰厥美一以勵後賢大夫諱弘毅遠舉其別號也至聖先師六十一代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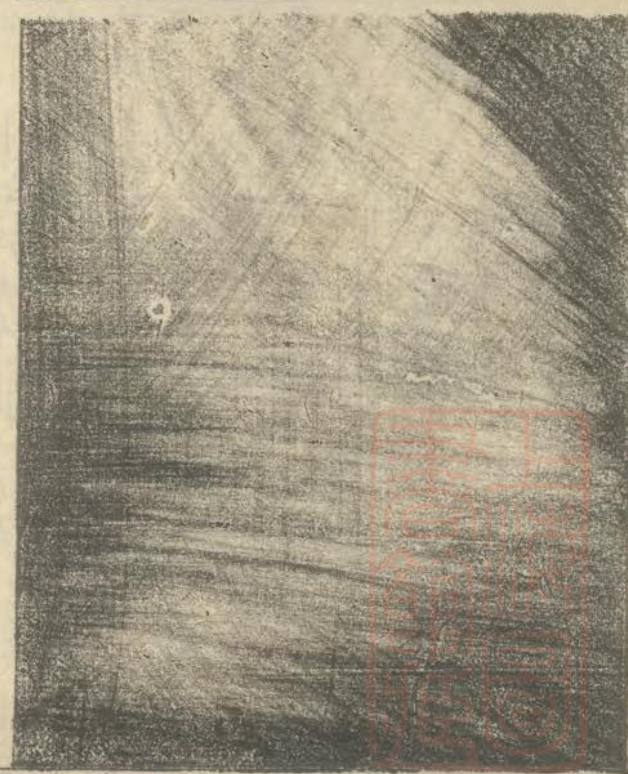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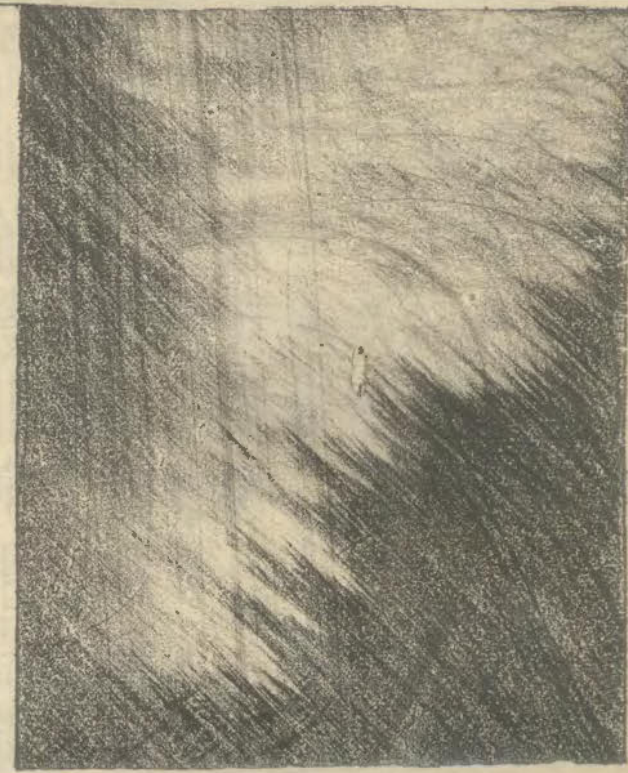
寧海衛教授邑人徐宗孔撰顏烈女傳 按烈女

復聖六十四代孫弘素之女節婦孔氏之孫女也生而貞靜稍長寡言笑端舉止每聞談貞烈

者則躍然賞友是者則灑然怒而松柏之槩水
 霜之守天定之矣六歲許聘至聖裔生員弘緒
 之子聞訓至萬曆庚戌訓年十有八而女亦及
 笄矣訓于五月歿于時疾女聞之悲痛幾絕欲
 素服躬躬焉意在殉夫也時泗水泛漲弗克遂
 寢食俱廢骨立形銷其父若母惶俱囑其姑與
 婢朝夕防之每于夢寐中聞其言曰爾去矣父
 母何賴我將何適六月朔親月沒遂泣嘆曰曷
 不能與汝同乎既有媒氏以爲之議婚女聞之輒
 反袂掩面泣且訴迺姑與母諭之曰爾未入孔
 門別適何傷且今所議郎貌家貲百倍于孔何
 不自慶反增悲怛女涕泗交下曰焉有女從二
 氏者乎此身業許孔矣訓在卽丐乞其之訓亡
 亦止以身隨之耳倘背訓他適卽富貴終身何
 以對訓于地下耶我祖母之不改醮者亦未爲
 是矣毋爲之語塞猶與其或徐移也一日母以
 肉餅啖女女凄然不食母怒擲于地曰汝受伊
 家何恩而執迷至此女恐那母意詳受之後嘗

室中後掃除乃得之女昔已志之不得伸也強
 解悲容毋防漸疎越數日母與弟生員孔弘璠
 共酌頃刻驚尋則已閣西房門自經於梁上矣
 嗚呼烈哉其忠臣之肝膽義士之操持也與宗
 孔距素居六里許烈女赴義時以暑疾伏枕未
 悉也逾數日躬躬焉始知其詳如此云及遡其
 源祖母生素丸日而夫也逝年未三旬孀居勵志
 竟以烈終烈女從襁褓與共寢處其薰陶者深
 矣而天植之貞性固不可畏也夫死烈也死未
 醮之夫貞也悼夫亡而險翁姑孝也不以貧富
 動其心義也以不事詩書之女子視死如歸就
 義從容殆與厥祖魯公兄弟耿光相映矣事聞
 風化不忍湮沒故撫其行寔以俟觀風者采焉
 是月也復有徐文蕙之女年十九歲而歸孔彥
 鳳之子承詎詎年二十一而卒氏號泣數日乘
 夜縊於夫之楹前三日殮而色不變邑大夫上
 庶聞而異之言于縣因轉之諸上臺共獎之亦
 與烈女並轡齊驅矣旬日間烈女烈婦共耀魯

由身鼎志 卷之五
天倘亦聖人遺化猶存 人心歟豈偶然也哉豈
偶然也哉



論曰昔司馬遷氏登龍門探禹穴訪九嶷涉
沅湘曆天下大觀而後史記作焉蓋難之也
聖道高深未窺涯涘豈易替述然歷代紀載
皆鴻卿鉅筆模寫聖旨成一家言不可不採
而錄也至于禮樂有記典籍有記杏壇植檜
有記與夫賢宮修建亦莫不有記其所以邀
惠於諸君子者多矣

銘

唐魯公顏真卿撰家廟碑銘

系我宗邾顏公子

聖浴沂風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
疾感馳童鄰火斷耳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
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勸君難憤而終咨記
室游湘東嗟御正稟移忠衆黃門擅文雄三昭
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褒華州詰川通小秘
書盛名鴻維太保文翰工蒞畿赤五褒崇登望

苑友桂鼓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
祧垂無窮

宋程灝撰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
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
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賢舊址
巷汗以榛井煌而圯猶聞蚩蚩弗視弗履有卓
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論
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
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
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
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木不忍廢
地不忍荒嗚乎
正學其何可忘

宋石介撰孔道輔繫此笏銘

至正之氣天地
有人惟

能受笏之為物純剛
易之在公能

未竭斯笏不折正道
未下期
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無名氏撰魯壁銘

墟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
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

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
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與謨訓語之
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後秦如日
月兮晦而後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
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
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撰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
解紐非大聖人

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
全日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
萬代護持
天長地久

元三氏學教授張頌撰手植檜銘

茲檜之榦高
參于天茲檜

曲阜縣志卷之八
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夫聖伊何
日歲二千氣芬而達色殷而堅誰謂其岡良工
以癩誰謂斧斲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
苗乎覽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氏
以典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葱芊芊聖道以續
聖澤以延朏朏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于億
年萬

皇明大學士李東陽撰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

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
教子家始聖不可作庭各固存萬世是師矧惟
子孫有齊延賓金所駐蹕彼夷則然矧我中國
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又撰金絲堂銘

維孔有宅只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有維壁有書四代之文

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
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

贊

魏侍中王粲撰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鄉族則公姓

年在耆耄三三葉聞政誰能不迨申茲約敬饘粥
予口偃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陸機撰孔子贊

孔子獻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

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青歌先誠冊書有造

湛方生撰孔子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

洙泗發揮揮中
葉道映周季

宋太常博士米芾撰夫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

由身集元 卷之五
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太常博士米芾撰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

機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
金石紀治亂如一昔百代下蔭圭壁

集賢殿太學士王旦撰顏面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

鄰幾觀與用行舍藏與聖
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

集賢殿太學士王旦撰閔損贊
子騫達者閭閻成性德冠四科

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
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禮部尚書王欽若撰冉耕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

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褒
賞生則命寡終而道宣

禮部尚書王欽若撰冉雍贊
不佞之仁具禮之賢登彼堂與用之

山川代逢偃革禮畢亦
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尚書左丞馮拯撰宰予贊
占和彼宰予服膺官父與子洞堂與名揚鄒魯

再期設問五常垂矩
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尚書左丞陳堯叟撰冉求贊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治以

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
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行尚書右丞向敏中撰原憲贊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

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
遂性升中進秩垂芬尤盛

刑戶二部尚書寇準撰南宮縉贊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

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
慎思存慶成旌善昨壤佳藩

給事中丁謂撰顏無繇贊素王將聖實為我師
顏子殆庶趨庭學詩

請車無媿陋巷安甲
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翰林學士晁迥撰商瞿贊易之為書窮理盡性
瞿也親受抗心希聖

韋編靡釋素風允競
展禮封侯千載輝映

翰林學士李宗諤撰漆雕開贊闕里之堂邈矣
難造倚歟子若

實觀其奧學優當仕非乃
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行御史中丞王嗣宗撰公西赤贊翊聖賢者徂
徠之英謙言

小相終成大各立朝儒雅出
使光榮左右禮法諸儒作

吏部侍郎趙昌言撰巫馬施贊英英子施受天
和氣名登魯堂

位沉周季猶戴星庇民
為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金部員外郎周起撰顏辛贊增封雲嶺詔蹕魯
堂顯允君子令儀

有章英槩如挹德音不
志橫亘千古淳風載揚

戶部郎中李維撰冉孺贊聖人之道一以貫之
矣子魯堂奧斯窺

惟帝登岱克陳上儀
追封侯祔沂水之湄

前人撰冉季贊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
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

錫壤諸城
式昭遺懿

古部郎中戚綸撰漆雕哆贊闕里稱賢哆也其
一學以適道名參

入室昔為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前人撰顏高贊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

名著遺編 人師往行

工部郎中陳彭年撰漆雕徒父贊受教聖人服勤責籍如彼

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主客郎中刁衍撰林放贊子丘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為儒所宗

東嶽稱美長山表封 云亭高畢慶澤荐隆

前人撰商澤贊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雕陽今旌鄒野

運偶登封

右司諫張知白撰申根贊沐浴之秀橫經堂各亞十哲道

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祠部員外郎梅詢撰公祖句茲贊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

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士

祠部員外郎石中立撰縣成贊異能之士孔徒寔繁悅服至德

祖述微言當稟天爵遊于聖門追崇之典昨以侯藩

太常博士王隨撰秦非贊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

亦席老璋儒宮黼藻 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太常博士張象中撰顏噲贊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

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干齊君子攸宜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撰顏之僕贊洙水攸攸子叔優優及肩

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為列侯

太常丞陳詵撰邾巽贊展矣子斂孔門高第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

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

太常博士王隨撰孔忠贊賢哉生先聖夫子道貴希聖斯行

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亨侯封式昭德美

自顏回贊下至此乃宋真宗命羣臣公賢而刪其非魯人者

元元明善撰手植檜聖像贊乙巳冬十一月

為... 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之贊

於前手所植焉刑所寓焉歛之管窺浩浩其大是倚以為其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山東都御史胡纘宗撰夫子贊一以貫之金管

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獨盛

山東都御史陳鳳梧撰道統諸聖贊

伏羲於惟聖神繼天立極仰觀俯察卦爻斯畫始造書契以代結繩開物成務萬古文明

神農聖皇繼作與天合德始嘗百草以濟羣札農有來耕市有交易澤被生民功垂無極

黃帝帝德通變神化宜民垂裳而治上乾下坤畫井公州迎日推策百度惟熙萬世作則

...

帝堯

欽明揖遜德協萬邦堯乎成功煥乎文章
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允執厥中道冠百王

帝舜

重華協帝授受于唐惟精惟一壽哲文明
兩階于羽九韶鳳凰恭已南面萬世綱常

禹王

文命四敷三聖一心有與有則克儉克勤
成功不伐善言則拜九州攸同萬世永賴

湯王

勇智天錫聖敬口躋建中于民萬邦惟德
顧諟明命肇修人紀垂裕後昆道統斯啓

文王

天德之純於穆不已肅肅雍雍緝熙敬止
後天八卦昭如日星大哉豕繫式開太平

武王

丕顯文謨不成武烈偃武修文天下太悅
冊書之受洪範之咨百王遺緒一代丕基

周公

天生元聖道隆德備制禮作樂經天緯地
上承文武下啓孔顏功在萬世位參兩間

孔子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剛述六經垂憲萬世
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王崇示祀

顏子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
博文約禮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曾子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博獨得其宗
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子思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
發育洋洋鸞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孟子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
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三氏學錄

孔公璜撰顏毋山贊厥初顏氏飽天
地春毓鍾至聖

卓冠羣倫

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
尋源井列寒泉廟闢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禮

頌

漢張超撰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
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各克

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曹植撰孔子廟頌

脩復舊廟豐其臺宇莘莘
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

羣小遘沮魯道以興永祚憲矩洪聲登遐神祇
來祐休徵維杳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孫楚撰尼父頌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
地明齊日月周室凌遲大道
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又
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振夾谷義壓陳蔡德之
休明幽而彌泰超
美三代風馳雲邁

論曰孔子道隆德盛豈假鳴者而後揚哉以
鳥鳴春以蟬鳴夏春夏固無假于鳴第聲之
所發感春夏而兩爾也余謂人之替賢聖也
亦然英葩麗藻雅韻幽思又藝林鳴珮矣

唐宰相張說謁聖廟應制詩

孔聖家鄒魯儒風
藹典墳龍驂過舊

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
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宰相張九齡謁聖廟應制詩

孔門泰山下不見
登封時徒有先王

法今爲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
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宋御史中丞孔道輔題祖廟詩

秦火自焚寧害
聖金絲堂壁闢

家書典墳啟發皆天
意非謂恭王好治居

蓬山劉真淵謁周公廟詩

事爲之制曲爲防隄
定鴻基奕世昌天府

歸來靡遑暇猶
將吐握示謙光

陳國瑞謁尼山詩

巍巍堆鎮倚晴空一抹煙嵐
代黑色濃深處半含金翡翠層

巒高挿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遶雨卧龍碑碧
蘇封三獻禮成間跨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少師孔舜亮詠手植檜詩

聖人家異種移對誦
絃堂雙本無今古千

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影覆詩書
府根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輿道相當洙泗

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
氣爽羣居席煙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

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
笑暉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口桑風中雕虎

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鱗差
關鞏甲榦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桀堅心志士方

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設
爰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正念真信遠

音議

元學士趙孟頫題孔道輔擊蛇笏詩

以笏擊蛇
有孔公義

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
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衣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

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冽含風霜子
孫守之直寶藏絕勝象牙堆滿床

廉訪使楊奐謁林廟詩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
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

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鞞竹簡不隨秦火冷楷
林空倚魯城寒飄零踪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

一

無名氏題孔林詩

靈光燹古生秋草曲阜城荒
噪晚吟獨惟有孔林殘照裏全

今猶屬
仲尼家

金學士党懷英謁孔林詩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
餘林廟壓城荒梅梁

分曙霞棲影松牖回春月駐光老檜曾霑周雨
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岱山參
天汶泗長

揭傒斯謁林廟詩 峩峩尼山蔽於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

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埃維彼聖人教之誘之
凡厥有民則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
有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
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
之宮其音揚揚其趨踰陰其臨皇皇聖人允藏
商公之圖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尚書祠部郎中知兗州趙鼎題手植檜詩 擁秀

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收得志長
龍蛇蟄枝延鸞鷲翔勞功
偃蹇明堂幹蕭森
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皇明

太祖高皇帝面論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克伸題

蔣山詩 壓盡羣山素有名巍巍雄峙獨崢嶸數峯碧玉朝天闕一帶螺屏映帝京

雲竇雨晴龍虎現月巖風暖鳳凰鳴應知
聖王無疆福日聽崑崙萬歲聲

尚書吳寬謁聖廟詩 林立穿碑蝕古苔廣庭端拜殿門開王封高並

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迴已冷坑灰蝌蚪出未
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遣森然愧

宋 雁

太學士許彬為衍聖公賦詩禮庭詩 共說趨庭處全勝問

道菴寸心知景慕萬里事幽探豈但聞三
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頽仰止隔座挹晴嵐

許彬尼山高贈孔公伯
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
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

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常布
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荏苒于今六十
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風吹地才一日先生笑
坐開芳辰戲彩兒孫行遶身携壺陸續來親賓
崧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
酒入唇先生陶然岸烏巾家山喬木色不改百
歲願作無懷民

尚書喬宇謁尼山詩
魯城東去多峯巒川源繚繞蟠尼山坤靈古洞懸高

刻危磴隱隱松蘿攀宜聖公墻久傾圯雙龍石
在荆榛間我來駿奔獲瞻拜左右階祀羅衣冠
傳聞往代事請禱實生膚質昭人寰吁嗟此事
亦殊難理作自與造化關唐虞世遠同轍降

當還泣麟悲鳳身已老手取八籍親修
禮樂並覆載彛倫叙矣出安素三食接因
爾雲孫奕世真象賢祗冷區區就蜀落徒發
歛清涕潛何當穹窿煥新製萬古千秋崇聖顏

少詹事孔公恂早朝詩
紫陌鷄鳴欲曙天
陪駕鷺鷥玉階前

九重樓閣參差見百辟衣冠次第聯鳳吹遙聞
三殿上龍顏還識五雲邊十年侍從渾如夢
此日朝回意惘然

孔公恂送族人陪駕幸太學南還詩
素王宮殿曉雲

開雨霽都城萬乘來龍袞遙從天上下鸞
輿還向日邊來明朝禮樂兼三代盛世人文徧
九該東魯雲仍勞麇脊臨雍宣召許重陪

衍聖公孔承慶題擊蛇笏詩傳家何所有楷笏至今存不假朱雲

劔能殲白帝魂奸邪皆遠避魑魅自驚奔要識剛風在須看瀆血痕

禮部侍郎謝鐸題手植檜詩大化靡終極萬物恒更新誰其天地

間亘古能獨存嗟嗟手植檜屹立當孔門托根自洙泗歷年幾周秦依然直氣在耻與萬木羣漢牢實肇祀韃騎不敢屯鬱攸彼何物禍烈乃斯文崑崗一夕變玉石遂不分日月動悲慘遠近駭見聞碩果諒不食剥復理則均我昔再拜之却立為逡巡栽培信有天迴幹或在人何當與新廟氣勢相嶙峋

儀賓孔希恭題孟母斷機圖詩時習迺成匹忽焉

中道廢猶如斷斯織休哉慈闈訓言簡示已志何能成大儒七篇出此述

接龍門連草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垂連蒼漢鳥不營巢足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

生何幸一登臨

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謁尼山詩迢迢魯城路望尼山峯坤靈

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公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棟半已空丹青剥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感額面發紅荒苔圍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驄

李東陽新廟告成詩巖巖岱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

拓以光于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炤如輻斯
 轆如越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菑鬱攸是崇惟斯文之焜惟帝降
 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
 倣○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染牲冊
 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
 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饗吉蠲止天在斯文
 實亨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
 年千萬

李東陽過闕里詩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
 本來敦一方烟火無菴觀三

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
 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侍郎魏紳陪祀聖廟詩

大舉明禋祀上丁春雲
 閣雨曉寒輕盛時禮樂

今全備闕里衣冠盡老成生獻精誠金石貫在
 天靈爽日星明鄉人便道叨陪祀疎淺何堪

榮

三氏學錄孔公杰書伯母貞節卷詩

嗟吾伯母
 蚤居孀遺

腹孤兒更可傷一瓣赤心開鐵石半生珠淚自
 肝腸菊開荒逕秋方老月浸寒江夜愈光誰謂

孤貞終自晦 恩書
 準擬煥天章

邑隱士孔承懿送族人陪駕幸太學詩

聖王
 龍飛

十二春辟雍重幸式葵倫 九天星使傳東魯
 三氏雲仍覲紫宸漢代儀刑光復舊 皇明日

月喜更新竹東元是文章
 客命服還充上國賓

御史郭本題雙貞祠詩

變變雙女子能爭日月
 光堯堯男子身浮世空

忤忙我一登祠墮風淚乾坤俛仰成大傷貞魂
 杳何許左右織女旁扎扎弄雲梭上與月姊織

霞裳手挽支機一片石與世砥綱常

都御史天水胡纘宗謁聖廟詩

鷄鳴起盥漱平明登宮墻對越

杏壇下環珮肅鏘鏘束芹湛桂醑至馨澈崇堂旅獻列臺使松檜錯冠裳百拜意未已瞻顧徒洋洋闕戶恍有見闔戶忽無將仰聖歷千祀龍去何茫茫

山東巡撫廬陵陳鳳梧奎文閣詩

峩峩傑閣出宮墻上有雲

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日月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漠俯視東洋外岱岳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

御史彭澤陶欽臯謁周公廟詩

魯國周公廟荒岡積雨深乾坤

經世策文武靈天心尚憶封唐叔猶憐筵伯禽

御史李中謁林廟詩

橋上餘人

鄉風送鈞天樂月明詩禮堂幾年瞻望遠今日拜門墻

左布政楊維聰謁林廟詩

蕩風飄寒雨秋樹棲重陰徘徊魯故墟榛

莽成荒林靈光亦已廢闢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崎嶇欽往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履舄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墻惕勵感我心

御史仁和馬三才謁孔林詩

叢林通路曲古木帶雲平寂寂居廬

處猶懸子貢名防山尋脉遠泗水遡源清何事無巢鳥千春有鳳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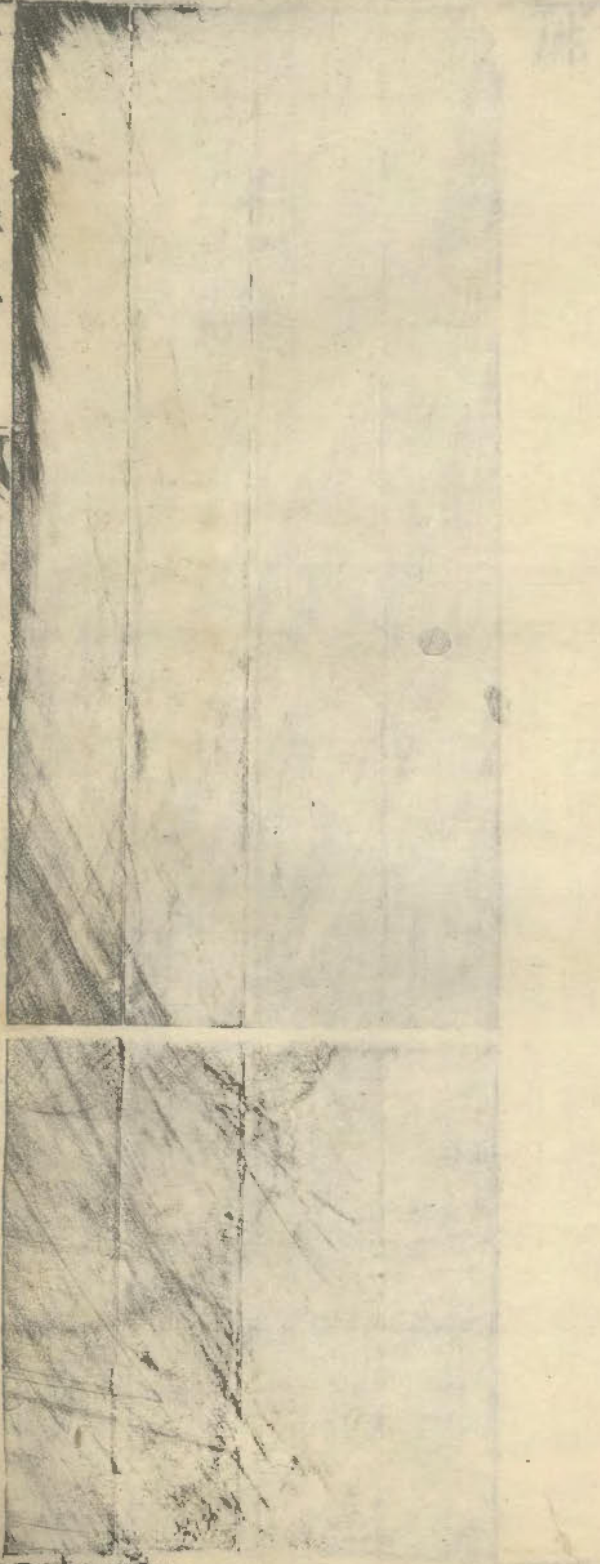
提學副使安成鄒善謁聖廟詩

聖聖傳此心大成屬夫子懷德

亦何深頻年趨闕里宮墻信巍巍數仞安足擬未窺好學門寧知作聖址虞廷述精一周室師

敬止無言律天運不舍法逝水賜也雖云辨天
縱測其渙惟茲皜皜訣濯暴得真髓大嶽仍齊
雲泗流還徹底悠悠二千年誰為振遺軌濂洛
源同濬會稽聿並峙識仁與致知言殊趨一爾
嗟予承嚴訓弱齡探至理四十尚無聞修途浩
靡靡感來怍與并暗策敢云弛銘心在默識永
肩盡餘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賦

漢王延壽撰魯靈光殿賦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

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
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宰於是百姓
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於魯錫命珪以
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以崇微
而為輔承明堂于少陽昭列顯于奎之分野瞻
靈光之為狀也則豈畏畏與與

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羗壞譎而鴻紛屹山
峙以紆穆隆崛岉乎青雲鬱塊北以嶒岈則繒
綾而龍鱗汨磴磴以璀璨赫燁燁而爨坤伏若
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
頡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
而竝入於是乎乃歷夫泰階以造其堂俯仰顧
瞻東西周章彤采之飾徒何為乎濔濔泚泚流
離爛漫皓壁晴曜以月照丹柱歛斂而電燵霞
駭雲蔚若陰若陽濯濩潏潏熇熇煌煌隱陰夏
以中處靈寥窈以崢嶸鴻曠煒以黨閭風簫條
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發雷應其若驚耳曹嘈
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
與壁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曉暖旋室
媿始以窈窕洞房叫窾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閒
宴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暝以勿罔屑屢翳以
懿漚菟悚悚其驚斯心猓猓而發悸於是詳察
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倨俛雲

起嶽峯 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
 阿相扶 浮柱岵嶠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
 偃蹇以 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壚礫坳以岌峩
 曲折要 紹而環句芝栢攢羅以戢香枝棠叔呀
 而斜據 旁夭矯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弗蔚
 以摧錯 上崎嶇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
 橫絡繹 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踈圓
 淵方井 反植荷葉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
 菡窈窕 垂珠雲素藻稅龍楠雕鏤飛禽走獸因
 木生姿 奔虎攫拏以梁倚佗奮豐而軒鬢虬龍
 騰驤以 蜿蟺領若動而躩踞朱鳥舒翼以峙衡
 騰地踞 蚪而連椽白鹿牙現於構榑璠琦宛轉
 而承楣 狡兔踞伏於樹側佞狎攀椽而相追玄
 熊踞 以斷斷却負載而躡躑躅齊首日以瞪眈
 徒眠眠 而狌狌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踞而相
 對乞欺 猥以鵬耽鵠頽頽而睽睽狀若悲愁於
 危處惜 頽感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闕
 而視忽 睇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

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殊
 形隨色象類曲得

其情上紀開闢
 伏羲鱗身女媧
 可觀黃帝唐虞
 姪妃亂主忠臣
 載叙惡以誠世
 道周環陽榭外
 延漸臺臨池層
 徑華蓋仰看天
 景頽視流星千
 逾詰屈周行數
 用力之妙勤比
 勳據坤靈之寶
 化含元氣之烟
 而下臻朱桂煦
 風翕習以颺灑
 歷千載而彌堅
 永安寧以祉福
 長與大莫而久

五之於五
 雲比真人皇九
 零厥狀睽野
 榮有外下及三
 女賢愚成敗靡
 是乎連閣承宮
 長途升降軒檻
 特立的爾殊形
 緣雲上征中座
 如一巖突洞出
 何宏麗之靡靡
 才誰能尅成乎
 純殷包陰陽之
 於陰溝甘露被
 芝阿那於東西
 芬神靈扶其棟
 宇

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其
 若斯孰亦有雲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蕭蕭窮
 崇紛麗鴻方削劣嶷釐岑峯岫嶷駢巖從今連
 拳偃蹇崙茵踳嶂旁歌傾兮歇欬幽萬雲覆霍
 靈洞杳冥兮葱萃紫蔚礧礧瑛瑋含光畧兮窮
 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今神之營之瑞我漢
 室永不朽兮

魏劉禎撰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

瞻魁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
 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楸青
 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窮皇竹則墳彼山
 垠陔彌阪域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
 凰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頌首萃尾豐顯重
 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覲其時謝節移和族
 綏示招歡合好肅戒文明
惟日之珍萃耳明山之珠雷舞人就列空歸

海之右兮山之乘機灑洋洋兮爭龍從從

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令兮始肅

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檻前暫徘徊兮戶外

兮巍峩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五壇

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

兮煨燼紛瓦礫兮浮溢及輪奐兮鼎成諒

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檢叶

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懷望兮慨營

邊兮見京夫豈若觀羨牆兮故宅誦典則

經宛翫對兮孔壁恍兮金系兮魯聲感春

筆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籀史脫雷燄

坑藉神魁兮訶護闕山川兮精英乃有韋

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

奚問兮何各幽并兮青兗渺宮墻兮在眼

兮高山每為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

未晚遡秋霄兮愈沈恨夏日兮猶短仰聖

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

不消曉遺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嗟

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有土兮上
高旻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文
惕兮永朝聞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
真訝雨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蓋方舞于羽
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周髀聽環橋
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魏乎高
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
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長沙李兆先述菑賦

歲已未天降厄於斯文於
是宣聖廟災燼藝所及有

不忍言者乃庚申八月雲陽李兆先歸其姓
於闕卑遂獲瞻拜遺址捧心顰額酸楚者久之
既而自慰以爲宣聖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爲寶
而
聖天子方步踵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
之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同
若但以土偶木刻視宣聖是亦末矣雖然聖
教者寧能忽然於此乎乃述聖悲製成

其鴻荒納元氣於橐籥兮杳莫究其行藏太

軸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乃構元
精之秘兮鍾至質於三皇及大塊之始闢兮群
聖立乎人極世漸啓而禮樂作兮羗縷紛而繫
析至姬周而大備兮麗繁星於白日用指迷以
道育兮名物煥其可識方尋緯之可守兮既又
燬於秦燬后皇慘其紛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
降聖於遺周兮恍群醉而獨醒突若起而繼絕
兮闢大道於周行春被青衿之學士兮方攀轅
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迹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
後聖之深期兮渺莫知其來之所從如窮谷之
春兮如晦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木以爲衡如
洪濤之滔天兮尺蠲驅之以東悲逍遙之歌既
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法於群經兮不傾以頽歷
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沒世而
道自存兮燭汗暗以停晷茲逢
皇明之繼統兮乃上矚乎奎光新遺金之華構

今竭意匠於宮墻方傑製以雄瞻兮庶有所跂
 企而不怠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盍亦求之止
 息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妄肆其荼毒豈
 彼蒼之罔聞兮抑指頤而降酷遏銀潢而不任
 兮豈灌沃之可撲肆衝突以上征兮燦紅雲而
 旁燭驅長風以扇煽兮蕩千金於倏忽悲樓神
 之肖像兮嗟復質於陶瓦絕神鬼之搗訶兮歎
 肆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廈
 或未學之多淫兮抑私淑者之昧寡將遐舉以
 超往兮渺何如其為心遊旁求之未得兮何鑽
 仰之可尋哭兩公于三日兮清涕黯其盈襟撤
 冠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脩楹之
 亭碧兮寶手澤之所存何虐酷之熏蒸兮與玉
 石而俱焚歷魏晉之枯荻兮曾幾幾而復新茲
 命脉之所鍾兮理無有乎終屯撫焦爛之故地
 兮洒予淚之沾襟凌凄風以興嘆兮動予心之
 怵惕望若礙而不極兮行若有待而却立咤予
 行之無及兮胡不及乎未幾旋遊驚於時昔兮

其哀俯斷堦而假寐兮若有夢乎其側覩光
 霽於彷彿兮庶羨墻之有挹聆天申之警欬兮
 憫螻蟻之誠則被九重之綸綍兮感玉音而
 增激信脩復之不可以後兮答輿情之慰悅返
 予魄而莫留兮曾不隔乎瞬息沾繁霜而拂緼
 兮悵行岐之莫即罷長跪而脫晤兮覺悲風其
 吹日求蠹食於遺經兮庶幾乎頽面之可識

邑人李玉子貢廬墓堂賦

天孫之南泗河之游
 出魯墟之比門見皆

興之百堵堅厚墉於四周羅上腴之平楚乃有
 芬鬱鬱茂蜜古木千章枝侵遠漢葉蔽驕陽野容
 兮索寞風色兮蕭森周旅訝看於文囿楚客疑
 逢於鄧林門向鳧嶧兮旁達啓隧簷飛金碧兮
 上竦千霄駐蹕立真宗之古碣隔溪渡洙水之
 方橋列纍纍之百塚兮憶九原于晉溫走徑徑
 之鹿豕兮儼東洛之比什誥樵牧之僮兮然
 後天涯遊子始一一而得詳朕自周末文宣聖

父馬鬣荒阡傳從振古烏鵲未覩其構巢荆棘
 不萌於宿莽前距化臺步武而西有菴一區僅
 可依棲是為端木之考槃而鳥道縈紆猶存於
 故蹊想夫麟角解綬泰嶽云頽三千抱慟七十
 街哀博約息善誘之誨狂簡失中正之裁罔不
 心喪守制叩地號天如無怙恃涕泗潸然梅梅
 爾爾鷄斯徒跣起三歲之既單整橐囊而懷卷
 偉頴悟之俊賢腸車輪而萬轉慨時序之雖深
 覺網繆之尚淺別失聲之遠朋返攬擅之故墀
 爰因樹以為屋力草茅於鋤剪泗之波兮夜潺
 潺弟子之淚兮泣溢睚而迸泉木之風兮秋撼
 撼弟子之寐兮實有標而寤寐翁仲與居兮狐
 狸與遊采蘋擷藻兮春馬復秋覽海旭之載升
 兮而曰江漢秋陽一翹首其如在撫墓櫛之叢
 灌兮而曰哲人梁木胡造物之能壞吾藜藿之
 得搯兮猶幸陳蔡桑落之未窮吾佳城之一眺
 兮喜申申天天恍然於變聯之中師之魄兮返

其多歎仰而泣曰今如侍其光儀月殿日而
 于慕日靡時而不怒于思顧兔一隨其過隙金鴉
 不啻其跳丸樹何瞻而匪杏壠何遇而非壇且其
 流離瑣尾孤苦伶仃形慰其影影弔其形負土者
 聞之而報本慰雷者倣之而倣誠高誼薄雲天百
 世以來齒冷夫陳相之伯仲酸悲聯夜月千載而
 下僅獲夫靈武之侯程方其竭五內之赤忱凜三
 葑於再泮並青松與幽篁不改柯而易葉夫然後
 割恩以義梓里言旋徑就荒而委之於風掃隔不
 瑾而付之於蛛懸伊蠶兮出潛自得螢火兮高下
 空螭是室也奧窈特可容膝稀疎不過數椽方之
 週迴數里雖若遠讓夫靈光之巨麗至若流芳萬
 禩斯文羞擬諸獨存之歸然吁嗟乎夫子之聖固
 百世以前知胡為乎顛倒衣裳但預料夫後世之
 男子而視子猶父曾畧
 不及復有身後之顏淵

皇清孔毓埏曲阜賦并序

乙未春暮修禊於南郊
 傍古城沿曲岸至於浮

香亭畔緬詠歸之芳徽溯流觴之遺韻曠然遠
 覽志舒神暢徜徉久之有沂濱居士謂昌平主
 人曰維我曲阜為古帝之宏圖聖賢之奧區六
 藝之淵藪仁義之靈囿自昔迄今萬有千祀山
 川猶是流風未泯茲者時際休明

天子崇儒重道聲教四訖人文風動海內鴻生碩
 儒適廟堂而觀車服禮器者轂擊肩摩考據故
 實咨詢風土頗覺應對之為疲可無總括數語
 以代酬答昌平主人瞿然而驚曰是何言之易
 也昔三都賦就平原為之閣筆靈光賦成中郎
 因而輟翰魯自文考公幹二賦炳絕千古乃欲
 以井蛙之見續雕龍之章予雖在愚亦不至此
 居上曰非此之謂摘漢藻者專凝思於古殿攬
 魏詞者惟注意於遺墟至於沿革損益古今異
 制林廟之增崇新邑之創建踵事增華愈久彌
 光可無揚摧之辭哉亦各道其實耳何傷乎士
 人於是重拂居士之意乃抒辭作賦用敢竊比

深干慕日靡時而不心于思顧兔一隨其過隙

金鴉不管其跳丸樹石門瞻而匪杏壠何遇而非
 壇且其流離瑣尾孤苦伶仃形慰其影影躬其
 形負土者聞之而報本慰雷者傲之而傲誠高
 誦薄雲天百世以來齒齒冷夫陳相之伯仲酸悲
 聯夜月千載而下僅獲夫靈武之侯程方其竭
 五內之赤忱凜三暮於再泮並青松與幽篁不
 敗柯而易葉夫然後割恩以義梓里言旋徑就
 荒而委之於風掃牖不堪而付之於蛛懸伊蟻
 兮出潛自得螢火兮高下空燃是室也奧窔特
 可容膝稀疎不過數椽方之週迴數里雖若遠
 讓夫靈光之巨麗至若流芳萬禩斯文蓋擬諸
 禹存之巋然吁嗟乎夫子之聖固百世以前知
 為平顛倒衣裳何預料夫後世之男子而視
 猶父魯略不及復有身後之顏淵

謂曰望泰山者嘆巍峩觀滄海者嘆汪洋吾

天子漸道之泰山滄海也越千百年來其間
俊詰各公往謁闕里及產魯甸者瞻林廟陔
尼防旋洙泗靡不吐藻揚芬以抒其快覩揚
厲之誠故爲詩爲歌爲賦播竹帛刻金石煌
煌然珠絡而星列矣敢曰觀海難爲水遊聖
門難爲言遂置而不錄耶

議

唐高郢撰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致成王

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
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

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
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
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
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
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
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
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者孔子憤嘆于衰
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
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
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
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
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嘏莫敢易其
常法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各位不同禮亦異數
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
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於
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

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
 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太廟歌雍徹嗟
 乎禮之不早辦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
 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
 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
 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
 公於魯矣安其在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
 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
 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
 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
 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
 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武而不追王泰伯
 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情
 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
 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太凡繼
 禮之君音欲祖宗其父三三功德未著不

其辭曰曲阜本天邑降國稱魯炎帝煥號以開疆
 金天光宅而拓土軒轅應瑞而降神周公酬庸
 以啓宇邈矣西土之人偉哉東方之主帶汶沂
 洙泗之淵深襟鳧嶧龜蒙之峻阻闢嶧嶓以為
 門騎岱峯而為堵考度究躔粲粲奎宿之分焉
 毓秀鍾靈歷歷列聖之域焉衆水西流羣山東
 峙土田附庸七百餘里當元子初侯於魯也爰
 革禮而變俗越三年而報政作盼誓以平戎率
 淮徐而聽命延三十四世之長同八百靈長之
 慶論夾輔之不渝邁齊桓而獨盛彼姜祚以移
 陳此維姬而一姓茲赫赫之魯邦詎泱泱之可
 並迨至黍離歌而西周隕麒麟獲而春秋作政
 逮陪臣歲廢月削嘆皇綱之解紐抑天運之乘
 除王者之迹熄焉魯公之祀忽諸幸斯文之未
 喪值吾道之將興繼衰周而誕聖集百王之
 大成乃律天之襲土斯著訓以垂經闡兩間之
 弘道立萬代之章程歷觀羣后之御世罔弗崇
 極其推尊究其百度之具舉誠莫更尚於

皇清既增修夫祠廟復擴充乎坐林輝煌壯麗難以縷陳立宮牆之萬仞建七襲之重門跨以虹梁濬以靈津躡快靚之業業戴仰高之綦綦轟奎文之傑閣蘊秘奧之義文瓊笈閃爍玉軸繽紛上窺姚姒旁及周秦循除而進拾級而升金鋪翠幌炫耀光晶仰觀目眩俯矚神驚臨淵履薄疇弗怵怵重闈豁達端惟大成左挾玉振右掖金聲覲豐碑之相望如日月之合明畫戟設於闌綺采摠胥乎檐鈴蒼皮古檜孑立孤撐左旋右紐弗瘁弗榮神榦歛其牙孽靈根畜其精英經霜愈茂凌雪增妍鄙若木之神異踰大椿之長年

聖皇感之遂作賦焉崔巍嵒嶭是為杏壇緇帷嶽嶽紅萼翩翩周以廊廡列祀羣賢儼侍坐之間閭恍受業之拳拳仰瞻邃殿峻極于天雲相繡栴復雷重簷登由阼階降自右平將納陛而屏息前攝齊而怔營致慄嚴乎對越虔蠲潔其精井路餘而之嶠嶠登旋之難難流龍首於題璀璨揭於朱甍方其展禋祀而修歲事也典樂審綴兆之俯仰司儀習進退之詳節兵司察徼衛之森嚴農司視粢盛之豐潔於是考鏞鐘伐鼙鼓設庭燎列房俎陳簠簋薦稷黍滌犧象貯清醑豎崇牙懸荀虞建旌麾秉籥羽琴瑟張簫管舉桓圭將事相以簪組多士蹒跚碩人僕僕始則酌鬱鬯於金壘奠玉斝於壇所既徹饌而樂闕颺標燎於北戶惟時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謙序昭穆齒齒分行萃觀禮之賓集金絲之堂獻酬交錯佐以笙簧進英雋之士歌楚茨之章客既飽於仁義幸獲際夫烝嘗莫不雍雍肅肅霽霽怡怡忻瞻百官之富快覲萬舞之儀延陵典觀止之嘆龍門深景行之思然此乃釋奠之恒度未觀

幸魯之隆規詳在盛典一書可考可稽非余膚淺所能鋪揚 洪烈者也若乃毓粹東啟詩禮堂高瞻

御書之炳煥誦

寶訓之宜昭古壁餘金絲之遺響寒泉涵聖澤之
 瓊膏白石紀於太初綠槐蔭自神堯嗟根株托
 於靈址如女蘿施於松標洵以聖賢為依歸斯
 附驥尾而名超歷觀德以南邁跬相之遺圃
 蓋聞子路延射而入公罔揚驪而語麾三惡於
 門墻躋六善於賓侶義弗取於主皮力弗尚乎
 飲羽習揖讓於一時標準的於萬古國庠家序
 於焉是隣秉鐸司訓秩侔成均迪三物於四氏
 稽六經於千春既彬彬以郁郁亦侃侃以訢訢
 成德不輟於絃誦達才端賴夫陶鈞由櫛星而
 卻轉擢穹坊以隆起儀象魏之岩崑無觚稜之
 譎詭優優聖域峩峩闕里義路禮門仁塗道軌
 峻如天梯之難攀平如周道之易履入其室者
 誰耶得其門者寡矣若夫開來繼往左以傳賢
 啟後承先右以伸子展顏廟者企簞瓢陋巷之
 風謁孔祠者參無過不及之旨雖有福地與洞
 正氣未始以之為自足也
 築此崇墉據爽塏以顯啟載厚基以憑隆昔門
 十二今則為五秉禮崇信延恩宗魯巖巖仰聖
 居廟之陽並乾坤而永奠詎華固乎金湯期門
 為市列肆分行泰山殖材之地徂徠產木之鄉
 盪鏐絕熾以呈瑞璠璣瑟煥以揮光瑰璋充牣
 於何不有而家懷儉朴戶尚敦龐委瓊瑤於媚
 谷弛斤斧於崇岡單耜鑄於家冶繭絲育於屨
 桑服農利於錢鏹適體勝於縑緇薄酒干霸國
 之師旅織縞屈疆弩之鋒鏃三尺入市而不欺
 又奚有沈猶氏之飲羊其中則聖裔賢胄鱗次
 比屋堂構勿替斯歌斯哭屨署夾衢閭閻接術
 所惡者澆漓所勉者篤睦成不豐不約之風為
 不華不陋之俗盈盈古泮近接城隅青芹碧茹
 綠藻紅蕖思樂之所頌美清暑之所攸居其南
 則畫塍界洫區陂分吠青篁莽葦以龍蟠紫稻
 穰稰以雲卷傍沂岸以臨流憑舞雩而遐覽嘉
 爭長之後任因滕薛之在眼憶魯柝以聞邾見

芳鄰之未遠過稷章之廢雉感相魯之徽猷哂
 桓子之淺識陋與國之權謀貽二八之妖艷佐
 百二之驂駟詭周遍以終日聽容璣之齊謳畏
 婦謁而出走失中興於東周聊優游以卒歲終
 還轅而息鄆慨三都之燼滅獨兩觀之尚存非
 聖知之迥出幾漏網於聞人紛偃蹇以碁布聳
 衆臺之嶙峋春秋致嚴於褒貶郊禘肅將乎明
 禋邱氏金距以闔鷄太史簪筆以書雲其東則
 防岫遙遙以軒豁尼山隱隱以朦朧重巒嶮巖
 孤嶂巖嵒縈飛霞於朝暮霽殘雪於春冬似對
 終南之陰嶺如登日觀之高峯若乃山名 顏
 母林號 梁公邁靈竒於壺嶠齊博厚於華嵩
 瞰窮桑之廣莫鬱陵寢之在望懷帝德之淵弘
 流終古之靈貺偉雲陽之拳石紆龍脉之曲暢
 懿不封不樹之儉德嗤玉雁金鳧之厚葬螭首
 天矯以菌蠢龜趺蠃蠃以狼抗竦如華闕之當
 塗屹如駿馬之立仗玉帛時將於

神京之大陸接漕渠之通津鷓首之所暫艤冠蓋
 之所遙臨靡不假道於斯而遂其仰止之殷焉
 環郊近郭爲農爲圃田無不昏作勞之民厘有
 蓄羸鬻優之賈若其葦葦墳衍啍啍原隰維糜
 維芑或麥或稷荏菹旆旆綺錯五色連莖同穎
 野充露積遺秉滯穗粒米狼籍其蔬則有苦荼
 甘薺早韭晚菘露葵及夏鷓鴣禦冬滑有薇蕨
 辛則芥葱瓜棗匪一異質殊形連吟距阡春播
 夏成其果則纂纂瓶棗漪漪拳栗女儀之贄籩
 豆之實胡桃抱璞外剛內質文官懷寶重韜什

襲朱櫻黃李素柰青梅林檎蘋婆红柿紫梨石榴綻膚蒲萄裂肌含津蘊液美婉荔枝隙地為場暇以講武徹札穿楊拔石投距宣力圖功折衝禦侮其北則對九仙之巉巉包龍湫之靈源潛冥冥以躍蜈佐興霖於天孫旱無禱而弗應儵電飛以雲屯聽伐木於春山步石門之西麓幽幽泉石徃徃糜鹿景昔賢之肥遯聿仁里之邁軸爾乃洙水涓涓泗河泮泮夾講堂而雙流蓋取法乎灑澗敬業樂羣執經問難刪六籍以明述昭萬古而為憲欲徵斯文之盛衰盍視興廢於壇坫亦有涇陽之東林南臯之首善倡理學於季業續黨錮於東漢恭逢

聖主之右文特闡白鹿而

染翰躋紫陽於十哲出宸謀於乾斷蓋尊師與崇儒本同條而共貫翫漣漪於泗水僅沿渠以濫觴受行潦而納谷亦時險於瞿塘或乘舟而擊楫或涉厲以褰裳其水

泮則有與防白鹿則有與聖主之右文特闡白鹿而染翰躋紫陽於十哲出宸謀於乾斷蓋尊師與崇儒本同條而共貫翫漣漪於泗水僅沿渠以濫觴受行潦而納谷亦時險於瞿塘或乘舟而擊楫或涉厲以褰裳其水舳舻短櫓施罨罩張網罟斲錦鱗作醢脯用之不竭緣弗盡取既週觀乎四境舉梗槩其畧知不覩聖林之雄偉烏能有憾而弗遺若推論其形勢則宛肖乎鳳儀崇阜軒輕於上下則如延頸曳尾獨立於高岡也峻墻矢棘於左右則迅翻藻翰來儀而來翔也風聲鳥韻則中律協呂音奏笙簧也黃葉綠樹則覽輝煥彩五色成章也以瑩域為丹穴以泰山為翠嶺顏坊表以長春期萬禩以有永蒼松作羽聲之翮翮碧亭象日光之炯炯達輦路於中央猷六龍之時騁列里開於東西盈百室而就冢書司栽培宵職巡警繚以瑀垣壯以樓觀覆碧瓦之傑池填頽壤之綿曼長橋軟軋以卧坡華表翠嶽而插漢落角端性肫肫以合元熊熊金光文蔚蔚以應變永弭耳而宛足受仁羈而義絆松楸掩享殿以森森苔蘚被翁仲而蒨蒨左翼翼以秉笏右桓桓而帶劍其後則迢迢墓道謚謚壇壝仰故

封之馬鬣望令諡之龍碑位壬山而向丙法坎止於明離若夫荒臺古屋築室之場風瑟瑟以入戶月冷冷而穿窻慟相嚮之失聲貽千載之悲涼飭棟宇以白堊蓋永誌乎心喪至於亭名

駐蹕始自祥符八鑾所涖七校所趨邀翠華於甲子式恢廓其規模旁茁苞著蘊秀揚芬守以神龜瑞靄氤六爻以貢八卦是陳吉凶悔吝筮之則分撫端木之植楷啟百代之私淑

挺枯幹之槎枒哀生氣之濃郁飽風雨之侵凌恒弗傾而弗仆厥種繁滋一名文木焙葉為茗占雨前之上品採芽作蔬甲禦冬之旨蓄剝瘦為杯珍過岷山之胥餘析枝為杖貴逾大夏之

筇竹規木為碁響踰楸枰醉子為油燄奪相燭下有文蟲形同尺蠖迷蝶翅之離離彰雉翬之灼灼竒木異卉駢阜彌岡及門諸賢携自遐方其樹則鸞檀雜離女貞榭松赤槐白楊柞粉栢

樅欒倭麥翫蔽日杌風其卉則黃精赤箭金鈴葇葇鬱鄙乎西蜀神農莫辨其甘辛盧跗罔測其名目上無巢窠下絕荆榛覆天弗勞於砮簇剪棘不事乎虞人爾乃朝宗鸞鷲時集異禽剡子

莫詳其類公冶難審其音則有深目銳喙顧脰長腰錦臆繡頸玉爪金翹昂首振尾梳翻理毛轉喉調舌競巧逞嬌莫不啣啣嘖嘖啾啾嘈嘈

分之則管籥合之成簫韶當清商之應律伊百卉之初凋紅深綠變落木蕭蕭染吾谷之丹楓建赤城之霞標斯遊人所欣賞而孝子慈孫履

霜怵惕以悲號者也爾其辰逢冬朔節屆清明凡我子姓畢集林塋芟萊除壇設醴陳牲入思堂而悽悽奉祝帛以兢兢隨宗公而陪祀爰各及其高魯千墳萬壑燈火熒熒是日也商旅輻

轅車馬雲并器用流溢品物充盈遐陬之士異
域之氓共侶同濟濟烝烝於是披繁蕪求古
蹟禩椽斗掇松實携歸鄉土以耀賓戚如獲瑤
島之瓊芝渤澥之珂珉躡足倚裳從朝竟夕筋
力倦遊觀畢乃相與揚眉橋舌喟然而嘆曰覽
斯邑之制度亶亶絕而罕匹既弗侈而弗泰亦
弗阨而弗僻極東西南朔之名勝洵維此地爲
安宅生平之願遂遨遊之興息徵輿論之僉同
信鄙見之無忒愧疎陋而寡學未能狀什一於
千百聊以頌
君恩述 祖澤敬桑梓美宗國若歸父之言魯樂
則非余意之所出居士曰誠哉茲言之匪誣快
予酬答之願塞蓋子所知者山川風物之瞭然
不能形者巍巍難名之 聖德又烏可以管窺
也哉

論曰望泰山者嘆巍巍觀滄海者嘆汪洋吾夫
子斯道之泰山滄海也越千百年來其間俊喆

名公往謁闕里及產魯甸者瞻林廟陟尼防旋
洙泗靡不吐藻揚芬以抒其快覩揚厲之誠故
爲詩爲歌爲賦播竹帛刻金石煌煌然珠絡而
星列矣敢曰觀海難爲水遊聖門難爲言遂置
而不錄耶

議

唐高郢撰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發成王

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
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宮兼而用之以

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者孔子憤嘆于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穀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於兼然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

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太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辦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平若享非禮之衰是周公不得為睨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魯矣安其在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武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情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再

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隨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悖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國朝宋濂撰孔子廟堂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

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盥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出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出也卒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

祫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安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四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釁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水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藪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比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上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

皆設庭燎司炬其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
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
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
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
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
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
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
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
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
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
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
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
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
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
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庶間張
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
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
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
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讓
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
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各義雖存其
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
文爲祥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
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
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
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爾

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蓋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官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隨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悖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倍其君人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乎宜

國朝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爲廟以

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

子且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

八面告利成王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出

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王人之正位

禮記卷之五
祭義
西面立于戶內拜安尸尸酢主人主人四面奠
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
未失古之意也今釀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
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
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神
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叢
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
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
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
上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膾蕭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菓

蕭平古者朝

奠

皆設庭燎司炬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
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
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
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
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
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
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
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
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
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
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苟
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
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
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

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
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
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
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
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饗
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
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
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
文爲祥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
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
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
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爾

伏義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
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
蓋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官
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
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
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鑿師太公不辱
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
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
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
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
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國朝宋濂撰孔子生卒歲月辨或曰孔子之生傳

記所載歲日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

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

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

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

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

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

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

翰亦主司馬遷維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

王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

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

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

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

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

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

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

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

十一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

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

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

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

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

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

無石氏撰闕里辯古今稱闕里者其說各異所

遠之故孔子所卒之年當何年也然十六年

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

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

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

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

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巳酉孔子

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

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

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

文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

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曰易易耶

曰是非爾所知也雖聲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刻

也之惡以為楮未能竭吾喙

也也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漢魏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僅是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蓋謂
一經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
惟春秋乎知者謂聖人過人欲于橫流存
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者謂無其
而不得肆則戚夫是謂素王闕里者素
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
諸弟子尊稱也歷代之庭曰朝矣曰帝
闕曰玉闕曰鳳闕曰闕下皆帝庭之稱
聖人之庭曰闕里
祠之稱也

論

魏高貴卿撰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
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

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
也哉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期

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
有馬願後之君子詳覽之馬耳

梁沈約撰辯聖論

聖人蓋入中之含明德盡照
精粹疑玄者或三聖並時或

千載寤茂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
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
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
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
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
不彰孔子當無祿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
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
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為聖人也哉
對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
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則當
世安知其聖人乎

論曰君子考鏡往古剖析人文議辯論豈容
已耶然而議魯郊禘之非議孔子從祀之紊
典禮重矣為孔子之生卒歲月而辯為闕里
之名義而辯羣疑決矣乃若聖人為道統之
宗顏子繼孔子之傳豈不遇不壽乎則沈約
貴卿之論雖謂之窵言無當也亦宜

嘉靖五年山東右布政使潘瓊祭文憲王文

先公

孔子而聖待孔子而闡百王典章萬代禮樂
誰之讓云胡報祀止于封邑而儉於朝廷天下
其意頗舛此不為我公之輕重識者或謂予小子之淺

嘉靖二十一年兗州府知府程尚寧祭文憲王

文 公禮監二代法垂百王人紀肇立天則永彰
尚寧承乏守土夙夜冰兢載仰羨墻茲當隔

歲用薦蘋蘩望泮來格千載感愴尚默相予啟
闢不聰雨暘時若歲事咸登奠此魯民

萬曆六年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趙

賢祭文憲王文

王思蕪三王以施四事太平開
八百年禮樂垂于萬世蓋尼父

不復夢見則深自慨焉賢小子東巡過魯瞻謁
遺廟亦低徊久之而不能去牲醴薄陳用伸虔

萬曆六年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趙

賢祭先聖文 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東

巡乃幸遊于聖人之鄉至魯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為注措之方杏壇故跡瞻戀徬徨無

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為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私而亦庶幾無玷于宮墻

萬曆六年巡按山東御史王藻祭先聖文 於惟先師

萬古是瞻道集大成德配昊天六經遺訓堯舜能賢一哉心法啟示真傳天憫群蒙長夜歸延

俾扶周統二百餘年一字予奪華袞龍泉乘桴擊磬歷聘周旋乃思吾黨成章斐然時行物生

至教昭焉千載道脉歷世敷宣麗天日月在地

植天常以立人極剖迪性真民用無惑直道大行無反無側咸惟聖訓啟我懿德忝予不敏

簡書是將肅寮貞度赫奕夔章聽教趨庭佩服周行岱嶽巖巖泗源湯湯杏壇闕里垂世衣裳

絃誦盈耳禮樂彬彬仰瞻在上神爽洋洋一七之俎一豆一觴對越孔嚴瘞璧

獻璋千古淑艾願言門墻

萬曆六年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祭顏子文 子

資隣上智不違如愚受孔之鑄一步一趨博文竭才克復請事陋巷簞瓢風清萬世學子之學

尋子之樂後後未違能無愧忤言過故宅肅戒先期和風慶雲恍焉在茲

萬曆六年巡按山東御史王藻祭顏子文 智本天成

才兼王佐四勿傳心百代禮樂優入聖域窮而能樂羽翼道統群夷超卓藻仰止不違思尋樂

曲阜縣志 卷之五 百九
處再觀宮牆風和雲霽敬東牲帛肅饋禮儀大
賢有容庶幾不棄

萬曆六年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祭文憲王文

惟王思蕪三王以施四事太平開八百年禮樂
垂千萬世蓋尼父不復夢見則為深自慨焉賢
小子東巡過魯瞻謁遺廟亦低徊久之而不能
去牲醴薄陳用伸虔祭

萬曆十一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陸樹德祭先聖

文東周之念夢寐不忘雖千萬世而不猶想見
其皇皇樹德等明史茲上何以奉揚尊美屏
惡聖謨洋洋舉直錯枉嘉言孔彰節用而愛救
時尤良彼其為操戈者則鳴鼓之方張時惟繹
思厥有周行聖明陟降游衍
出王社脩禋薦蒲伏恐惶

十八年山東巡按鍾化民祭先聖文惟師至德
難名曰維

萬世生於一時者王道備生生於萬世者師
道尊化民備員西臺代匱東省林居下乘志仰
高山敢不體生生之心以佐

十八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祭顏子文

惟夫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其幾在復復
其見天地之心復其見夫子之心嗚呼人孰無
心誰復初心萬世而後能復其本來之心即見
天子與天地之心化民持節東巡慶雲在望肅
將牲帛用
長徵忱

十八年巡按山東御史鍾化民祭文憲王文王
註

孤寄命培蒼姬八百之太平制禮作樂立帝王
萬世之大典迂衡輔世忠誠格天化民而後西
秦瞻元聖於三公之廟茲巡東堯謁元聖於魯
公之祠若爨輔事期守成規明作傳六願遵懿

由阜縣志 卷之五 百十
範薦馨香于東帛
祈休享於神靈

御史鍾化民祭啓聖公文

爲萬世帝王之師者
實惟宣師生萬世

王之師者實惟啓聖生萬世之師功與乾坤並
大報萬世之德祀與宣聖並長化民仰瞻廟
緬想型模牲帛
用陳精誠可鑒

四十八年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致祭

先聖文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刪述六經統宗百
氏玉振金聲始終條理道大莫容廻環

轍軌衰周素王世不吾以子曰歸與斯文在此
日月中天揭明宗肯清任惠和孰相媿美江漢
秋陽不可尚已惟茲齊魯聖人之里代匱封疆
宮墻如咫春山在望梁木未圯羨墻寤寐千古
仰止詎口凡民待文興
起聞而知之亦有乎爾

地若聆鈞天若遊闐闐心曠神怡吐詞舒悃

以鳴其盛以振其藻業已錄之矣若夫肇修

禋祀迎神禩將皆有篇什聿載其繁見宗廟

之美焉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梁縣志
夫筆錄

信剛

曹縣管理縣事東昌府通判加四級孔胤淳重脩

附水經註 東遊記 災祥志
雜志 置驛議

水經註

魏酈道元

水經註曰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
側有一城為二水之分會也北為洙瀆春秋莊
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曰杜預並言洙水
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
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

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
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四門各有石閘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
初闕里荆棘自闕從講堂中至九里鮑永爲相
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
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
晷棄之常昭云泗在魯上北史記冢記王隱地
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
有夫子冢森秋孔演圖曰爲化爲書孔子奉以

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昔玉刻曰孔提命作應
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
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
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藁曰夫
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封
墓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
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殖故
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
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

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
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
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
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
曰爰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奈之
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郊魯侯觴之奏以
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郭
之外亦戎夷死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
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

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
士也為天子惜子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我
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
對稷門昔圍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曰
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
桶反覆門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
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
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
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

曲阜縣志
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臯比而出
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
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
陳君立昔曾參居此臯不入郭縣即曲阜之地
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
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災之庫放戎
馬於巨野之坳周成王封姬旦於曲阜曰魯秦
始皇二十三年以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

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

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
之石似磬制春秋宣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
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
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
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
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
子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
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
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

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
間夫子在門東向徵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
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
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水平中鍾離意
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治
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
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
今三簿安置几前孔子授堂牀首有懸甕意君
孔詵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昔有丹書人
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
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
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
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
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戶吏卒廟有
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
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栢猶茂廟之
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有修栝五株孔

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百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

咸維石

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泮水又西逕

園丘北立高四丈餘泮水又西流昔韓雉射龍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中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帝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泮水又西在注泗水者也

東遊闕里記

皇慶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

廼命監脩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
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蒞噐之
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
諸君若曹南商挺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
李禎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
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
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上
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
魯定公九年寧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

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
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起噐之從間道先
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
文振文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
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
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
嶽二百餘里吁二三千之外今一舉而至與
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已
西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

望鳧嶧諸峯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益於眉睫也未幾噐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閨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於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

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亭自鐘粹門入是日不

敢謁更宿鐘鳴班杏壇下痛廟貌焚燬北拜版祝如禮告先聖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嘗見於問答間矣問仁者七而答者七問孝者四而答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各異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一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

百年而知有魯者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
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
獨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
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克國公曰
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
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
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
一軍歌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

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告先師鄒

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
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
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
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揚墨之
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辨
者哉與等去聖人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
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故殿
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

五賢堂也謂孟也荀也楊也韓與王也碑孔中
承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
真畢飲福齋廳賓主凡二十五人酒三行而起
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
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
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
二字竹谿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了石
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
耶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宜諸

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並在儒
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精僧三所在
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檄無復子遺好事
者或爲聖像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秉之
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次南碑亭
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規書太平興國
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
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
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

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
次南奎文閣章宗特劾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
刺史高齋監脩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
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
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
宋碑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
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
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北夾路石
表二石戴四石入二獸作仰視之狀碑真先聖

也廟中孤檜高五尺許由曲西復東北行一
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避禰而改也東北少
昊葬所宋時壘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
爆列壇之石攔窮工極巧殆神鬼刻也讀碑記
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正和而大定中因之
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
之所徼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爲
之美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
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高

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
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龜趺高十有八
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
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
也陵曰壽陵誠何謂耶入東門飾器之家復西
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
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
太守橐塚者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雩水
入大明禪院觀透泉水中石出如伏龜怒鼉寺

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西觀穹然
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
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
有商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
爲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之下水自西而南深文
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
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
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瞻東西周
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

過陶樂材南望脩隴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
東南五里達脇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
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五十一世孫
元措立石溢津高翹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
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里云合葬於
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
墓石刻曰先師充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
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總立石
太原王筠書墓前石僅二尺許兩甲士皆附

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
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
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
泗川公古具鷄黍以待古孔氏之婿也問之不
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
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
二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巧
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
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

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聽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燁夾蘆辨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組而入比三數文忽墜間有光觀一室曰

廣西極許中

大成也而不

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雩水過顏毋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餘已西南瀕嶺下而出由桑家庄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遇兵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

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
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
齋後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
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
西北行遊大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崑僕
以病足與德華崑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
輩踵至國祥止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苦仙
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奇絕所
之流水修竹襍花名果殆若屏而容縷數哉這
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
孟氏之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奠已入
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
西門北行十里入崗山寺而孟氏諸孫攜酒至
沿竹徑渡橫橋休於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
北行二十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
達趙山庄齋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
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
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

物者何所也容考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浮香
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
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則又有足敬也丙辰曲
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
公叔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
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
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
中或其所也臺素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
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之字也是夕

孔族設祖廡於齋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
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
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
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有事奪而無
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况以豐鎬之西望鄒魯
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
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予記
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

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論曰語云世遠言湮言文獻難也曲阜為天下宗國歷代表揚無遺矣累朝典禮疆域規模陵廟增飾猶多湮沒惟水經註存漢魏之迹東遊記詳魯疆之槩斯文不亡闕里之幸也故載木簡庶覽古者得有所稽云

災祥志

周魯隱公五年九月螟 九年春三月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安國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雷亦可以出電亦

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可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陽失節

而陰氣縱公子暈之護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桓公元年秋大水 三年冬有年 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

八年冬十月雨雪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

四年春正月無冰 穀梁曰特與也

莊公六年秋螟 秋大水無麥苗 十有七年

冬多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州於社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四月不雨六月雨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

二十有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九

月癸酉地震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

秋七月世室屋壞 太室屋壞金沴木動也

先是冬僖公夢緩於作

又吉禘於太廟而致僖左氏曰僖僖於

六年秋八月螽 七年秋大旱 十年秋

襄公七年秋八月螽 十有六年夏五月甲子

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冬大饑

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 二十有五年夏有

鸛鶴來巢 劉歆以為羽

臣之孽鸛鶴夷狄火藏

臣侵君象或曰此公

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蟲 十有四年春

西狩獲麟 按左傳春西

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尼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

子曰麟之至為王也非其

漢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

晉太康五年夏六月魯國池水皆赤如血

南北朝大明六年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

兗州尤甚魯郡山搖者二

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孔子手植檜復生 煬

帝大業五年魯郡饑

宋仁宗康定元年孔子手植檜再榮 大中祥

符元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

林

元至元三十年孔子手植檜重發

皇明洪武二十二年孔子手植檜根本枝葉凌

雲而盛

弘治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大雨雷電及火

焚宣聖廟東北起延燬殿廡一百二十三間

十有三年大水 嘉靖二十二年大水 二十

二年大水俱漂里廬舍 三十三年蝗城市廬

舍間俱厚數寸 萬曆六年冬大雪 十六年

旱蚘蚘食苗根過半 三十八年旱蝗大饑

四十二年夏秋無雨 四十四年春荒 天啟

二年鄒勝鄆妖寇大作兩犯曲城 天啟三年

三月大霜天啟六年旱蝗 崇禎二年大旱

崇禎三年冰雹 崇禎四年大水 崇禎五年

秋淫雨 崇禎六年米價騰湧茹草飯糠

阜清順治十六年六月內靈雨為崇水勢泛漲

田禾房舍淹沒過半申詳 撫院具

題蠲免錢糧 康熙四年去歲三冬無雪至本

年四月無雨二麥悉稿秋禾難佈申詳

撫院具 題蠲免錢糧 康熙七年夏六月十

七日戌時地震有聲倒塌房屋壓死人口

論曰古有臺史以望氛禋占休咎欲其者躬

無佚全天心仁愛也魯恭愛民蝗不入境宋

景善言營惑退舍人定勝天理有固然曲邑

災祥史冊所載耳目所覩數歲一見者月者

日豈容已乎語曰修禳次之修救急焉修德

尚矣是在長民者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雜志

尼山毓聖 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

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

妊十二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

老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間鈞天之樂空中有

聲云天感生聖子顏氏婚配 叔梁大夫紇雖有

九女而無子其妾

故降以和樂之音 顏氏婚配

生孟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為鄉士然其先聖
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高性
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
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麒麟玉書孔子未
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緩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群鵲培城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二月生群鵲培城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鵲數萬郟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鯁魚為異孔子厄于陳絃歌於訖而齊寇果至鯁魚為異孔子厄于陳絃歌於衣高冠聲動左右子路戰於庭仆地乃大鯁魚也孔子歎曰胡為乎來哉吾聞物老群稍依之因衰異人石跡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鳥而至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竝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雲鶴翔鳴金真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雲鶴翔鳴祐二

懸甕素書

漢鍾離意為宰相出於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新修夫子車入廟拭几席

劍屨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過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王簿安置於前其堂下末首有懸甕意召新問荅曰夫子甕也背有冊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箒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顏墓石楠曲阜城有顏回墓召問伯果服焉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魯城門朽頽欲頽顏回手植之木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兄弟一乳成化問孟其父也脫遇壞則不幸

兄弟一乳

成化間孟

弟一乳生其母李氏誕生之日時其父領鄉薦遊成均夜夢一異人自曰公得二子真棟梁材也越旬日適遇鄉人抵京謂紀曰公得二子形貌異常旬及降生之期果與夢協遂以麟鳳名

曲阜縣志 卷之六
之後麟領鄉薦登進士官至布政使鳳發解亦登進士官至尚書

論曰志所以詳紀錄也儻說足以藏往卽荒唐必志事足以資傳卽詭常必志曲邑雜誌數事豈荒唐詭常者然有關於理道匪細也且通幽明之故窮險易之節君子謂之博物勿曰子不語怪姑置之勿論

置驛議

夫驛以遞命駐彼皇華所以柔行遠而授之粲也我

朝成制日畿甸而都邑相距或五六十里或四五十里尋置一驛所儲廩餼輿乘夫馬等費一周禮地官之法也曲阜至滋陽不能一由甸似不得有建驛之議第本邑多古帝王聖賢遺蹟其闕官寢廟陵墓棋布繡錯瞻謁者冠蓋相屬于道殆絡繹然且

院道觀風試士往往駐節于斯各衙門公署一切幕次屏幃几榻之陳與夫繁瑣器皿之備一錢一力皆出於民况邑道又子午泰岱

及京省五父之衢送往迎來殊無虛日甚至
嚴寒酷暑宵夜兼程役用息肩而馬無停轡
矣較諸他驛尤爲煩劇勞苦萬狀莫可控訴
竊恐應役者匿胥讒而嗟終歲也曲之困憊
僇將奚道惟牧民者當其咎爾是賴
當道鉅公一恤民隱振其數百年之缺而增
新之

題添一驛量移館穀等貲以爲供給之費庶聯
駟停驂者有竹梧鸞鳳之依而兼程伏臘者
無重繭斃策之苦則羸氓不擾農畝可終
疲極之民得少瘳矣茲舉也息民宣化寧
與古睭賢遺跡相垂不朽哉噫吞聲之
長久之圖也惟計國者采焉

重修曲阜縣志後序

曲阜舊有志三卷蓋始於萬曆初年
前官轉運

公奉

直指何公之命而成也其後復為繼
任者增修去草創未遠多畧而未備
今不肖毅以邑人承乏謬綰桑梓之



符蒞任之初即手邑志而卒業焉為
文獻風俗吏治所關弗容一刻置者
也矧吾輩生斯長斯又學製於斯忍
令其世遠而或遺幽隱而或湮可乎
哉柰遘軍興時祲拮据鞅掌又以兼
攝隣封歆修而未遑也癸酉冬春之
交東事稍寧會吾宗黃門公讀禮家

居得以朝夕商確又諸邑中名宿
博雅多聞者近攬旁搜咨詢輿論斷
以鄙見仍舊者什之六增補者什之
四夙夜比屬始觀厥成余反覆於志
之始末而竊有慨也曲阜故稱禮教
信義之邦為聖賢篤鍾之地其風淳
土厚可知也乃至今日人文丕變或

卷之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